疏
經筵講義

艮翁集 六

共十二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一目錄

疏

上王世子論天灾時務書

論贈給倭人禮單蔘料書

辭司書聞親疾徑行書

辭持平論事書

辭持平徑行書

陳親病辭持平書

辭正言論聖學十圖書

雷異後引咎書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疏

上 王世子論天灾時務書 辛未十月拜正言時 東宮代理

伏以臣空踈譾劣無所肖似而濫蒙鴻造謬膺臺選薇垣新命忽下意外臣誠惝怳踧踖靡所容措揣量才分堪承無路適値省鞫黽勉出肅而寅緣蹲冒實非私義之所敢出也加以鞫坐罷歸之後素患關格之症猝劇於終日觸冷之餘肚腹痞結呼吸短急殗殜床褥人鬼未分此際得伏聞於義宮動駕之命而以此瀕死之疾實無陪扈之勢召牌之下竟至違傲

只得舁往路左秪瞻羽旄而分義虧缺臣罪萬死今
因闕達召牌又辱而病情轉加無計趍承忍死隨詣
拜章徑歸罪戾層積誅殛是俟伏乞 离明亟降威
罰鐫削臣職仍治臣罪以爲人臣逋慢者之戒焉臣
於乞免之章不宜贅說而目見天灾疊出民憂孔棘
耿耿愚忱不能終默略此附陳惟 邸下留神省察
焉噫灾不虛生必有其應挽近以來冬雷之變殆無
虛歲而迺者轟轟之聲爗爗之光又作於閉蔵之月
譴告頻複有若耳提而面命臣未敢知我 邸下一
念對越之誠有些未盡萬機酬應之際有些欠闕而

然歟臣謹按四時之冬猶四德之貞也孔子讚貞之德曰貞固足以幹事惟其貞固也故能幹事而春之發生夏之長養皆基於此苟其不然冬易其令失其貞固之體則方春雪霜盛夏氷雹亦其理也試以近驗言之則昨冬雷異非常而今年之春多苦寒麰麥凍死夏愆雨暘播耘失時麥秋之後餓殍尚多八路之中告歉殆半以此推之嗣歲可知臣竊憂歎焉不特此也人主治心之工亦可反隅而知之何者人主一心實爲萬化根本而參贊財成之妙不外乎是善惡之幾意必之萌固宜隨時省察無少放過而嚮晦

宴息之頃止水未瀾之時尤當致戒慎恐懼之工以
全其虛靜湛一之體然後私邪不萌言動得中故中
庸以立大本爲行達道之基夙興夜寐箴亦曰養以
夜氣貞則復元蓋冬爲四時之本貞爲四德之根寂
爲感動之體則 邸下方寸之内寂然未感物之時
卽是天地方冬之會也不覩不聞之地或欠存養戒
懼之工則一理相感之天亦安得不閉藏愆候陽不
伏而雷不蟄也伏願 邸下克念天人之相孚益懋
本原之著工以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程子所
謂嚴威儼恪李侗所謂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氣

象等語反躬體驗先立大本以爲位育之基則庶幾
導迎和氣轉災爲祥雨暘順軌民國俱泰也臣聞傳
曰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節儉儲備有國之所當
先務而向者始議均役也減布給代之數凡得六七
十萬之財可以取充而東西搜括未得其當惟我
聖上憂勤於上主事之臣焦遑於下經年閱時僅僅
湊合而足之江陵有千樹橘柚者尚謂之戶百萬之
家而今以數千里之國山澤幾何貢賦幾何而未能
辦六七十萬之財艱辛苟且至於如此猝有數千里
之水旱數十萬之師旅國胡以餽也惟我　大朝臨

御以來一念勤儉服飾之物無一華好而爇貨紋緞既已嚴禁之矣度支定例既已減省之矣雖古帝王弋綈三澣之美無以加此而惟我邸下又能仰體而式遵之則宜其紅腐貫朽充溢露積而夷考其效相反如此臣以疎賤不曉世事雖未知尾閭於何處漏卮於何地而無乃生財有限而冗費無節奸僞日滋而耗蠹或繁歟伏聞昨年秋我　大朝頻接臣隣議便民役也有司之臣以惠民署典醫監所屬財力殆近鉅萬而了無實效請罷其費以補經用而　大朝以愛禮存羊之意不賜允許大哉　王言孰不欽

歎而第念餼羊之爲費也細故孔子不去若使其費至於鉅萬則聖人亦未必愛虛禮而輕重費也臣謂此等冗費可罷之類或稟于 大朝或斷自睿衷一切蠲罷屬之經費申飭掌賦之臣凡於出納之際務行綜核之政控名責實簿籍甚明使虛僞冒濫無所容奸則國用可數而民困可紓也噫關北之凶歉今幾歲矣日昨 大朝下敎如傷若恫足令神人感泣惟彼溝壑之民庶有再生之日而竊計一路積儲如交濟之穀已罄於春夏設賑之餘則其勢必將移粟他道而後可救來歲之飢而尚未聞有成命之下者

臣竊惑焉今春嶺穀之輸送未免有後時之歎故北路之民每聞絲綸惻怛疲癃咸聳引頸舉踵以待轉粟之來到而嶺海千里動經時月不幸船未到而死者相半矣往者難悔來者可追宜令廟堂商確稟處從便劃給分付道臣趂早督運以救一路之民命亦不可緩也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答曰覽書具悉均役事 大朝已定之事又何如是末端事令廟堂稟處憂愛陳勉切至余甚嘉尚當體念焉爾其勿辭從速察職

論贈給倭人禮單蔘料書 壬申三月除接慰官擬上書 東宮不果

上

伏以皇天不佑 世孫薨逝八域臣庶慟隕普切仰惟 睿念止慈悲悼曷堪臣以庸愚猥塵任使纔承萊府接慰之命不日南下矣跡賤疎逖不當有所論列冒瀆崇聽而第於職掌內事大有所不便勢不免一經稟處而其所關係則交隣修好之重也其事不集則辱國生釁之端也臣若徒避猥越之誅囁嚅不發以至使事大敗貽憂朝廷則臣雖萬死不足以塞罪茲不得不悉陳所懷以請處分惟 邸下留神採納焉我國之與日本使价通好且數百年于茲而彼

人之以爲重貨而求之者惟蔘而已我國之以爲重幣而遺之者亦惟蔘而已則我國之蔘猶漢之錦繡結凶奴之歡宋之金繒約契丹之和也其不可廢其遺而啓其釁也決矣近因我國蔘路甚狹蔘價甚踊而度支之給價於貢人使之貿納也只依當初賤直若干加定折銀七十兩而責納一斤彼貢人之情雖受準價每欲取其贏餘以爲己利況今所受之價不足以贍其半矣其勢既不能破家鬻産以應國役則不得不挾詐售僞以求彌縫於是乎造蔘之弊出蓋聞其術以糊末雜物造爲蔘㨾以蔘殼被其上而粘

成之甚者或以鉛鐵置其中以取斤重自外面視之
已可卞其非眞而折而視其中則特一空殼而已彼
人見其如是棄而不受故數年以來我國禮單之蔘
盡爲見却而今臣之行也度支之給價猶前也貢人
之造蔘猶前也則彼人之不受亦猶前而已今番禮
單蔘臣取見一過則空殼糊褁果如所聞雖使譯舌
輩借辭於子貢必無瞞過彼人之理贈蔘而見却則
臣身辱矣臣身辱則國家辱矣臣竊寒心焉交隣之
道誠信爲重故周鄭交質則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
益也苟有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

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今
以堂堂禮義之國而反使貢人輩恣行盜賊之術以
欺蠻貊之邦誰謂大國禮幣之蔘反不如蘊藻之菜
行潦之水哉匹夫無信猶不能行於州里況國而無
信能國者未有也此其不可者一也臣聞頃年彼人
以蔘品之漸不如前書啓於朝廷則惟我 聖上特
降明旨嚴禁造蔘以一律施行仍以蔘品申飭之意
回答於馬島則彼人之歡欣感戴必倍前日而曾未
幾何造蔘依舊彼人之失望縱不足言朝命之不行
寧不痛駭昔在 宣廟朝倭使橘康廣之來我國也

撒胡椒一掬於席上羣妓爭先亂次而取之康廣笑曰紀綱如此不亾何爲今貢人之不有禁令恣意造蔘不翅羣妓拾椒之比則彼人有知安得無康廣之笑耶不禁則已禁而復然有損國綱見侮鄰邦此其不可者二也疆場之吏奉使之臣雖在小利害小禮節無甚關緊於國家者猶必力爭以勝之爲武不勝爲耻則非但我人有此意彼人亦有此意彼安肯甘心見欺於我而受其僞蔘而去哉此朝以得地爲榮則南朝以失地爲辱者正亦類此而兩女子爭桑猶至於舉兵相攻況蔘之利害非如爭桑之細故者乎

臣之私憂過計實不止於一時使事之僨敗而已此其不可者三也前此見却之蔘即年例贈給之物也只付譯胥使之傳給則雖或見退猶可說也今臣之行卽大國冠蓋之使也奉君命而傳國幣則其體貌之尊重非比譯胥之年例贈給而若又賫往造蔘見却而還則其爲朝廷之羞辱當復如何此其不可者四也有一於此尚不可行況此四者義理利害明白無疑國人皆言之廷臣皆知之者乎大臣亦嘗以變通之意陳白于　大朝而尚未有變通之擧豈變通之無其方而然歟抑有之而未及爲歟大抵倭國禮

單之蔘有三品焉最上則曰體蔘卽全體精實去頭去尾之謂也此則其價甚高其賣不貲彼人亦不敢望於我國而我國亦不當給也其次則曰物蔘卽全體之中或揷蔘尾不求品好不求甚精而但不以糊末僞造而已此則其價不甚高其賣不甚濫彼人之所願得於我國而我國之曾所贈給者也最下則曰造蔘卽向所謂空殼糊裹者也此則貢人不過費數十兩而造成者也彼人之不受無足恠矣然則體蔘不可給以啓彼谿壑之慾造蔘不可給以觸彼蠭蠆之怒而所可給者惟物蔘而已物蔘之價旣不甚高

而臣聞京市不患無蔘而患無價今臣行所賫去者
不過爲十八斤十二兩耳貿取賫送只在於一分付
之間而設或度支不贍則卽今各軍門鑄錢幾何掌
賦之臣一番陳稟則貸移劃給何所不可朝覲會同
之禮聘享玉帛之費有國之不可廢而先王之所先
務也旣係國中之經費則此豈可計較多少徒事撙
節爲哉今難臣者其說有三其一說曰一番增價貿
蔘猶可爲也而今因對馬島主之死年例之外又當
給五十斤蔘矣並與年例三十餘斤而計之則今年
所給之蔘將至百斤雖貿物蔘一斤之價少不下百

三四十兩以此計之價將至萬有餘千而每年例給三十餘斤之價亦至於三四千則度支何以支堪而况國家財力有限豈可不惜重費徒應彼求耶臣則曰此有不然者今以舊關白島主之死一年所費誠爲夥然而此乃遠則數十年近則十餘年罕見而不常有之事也朝家苟有以處之豈無可濟之術而至於年例三十餘斤之價不過爲三四千耳千乘之國惜此細費以致彊場忿爭釁端漸開則非計之得也且我國之與彼忍羞含憤通好不絕者豈誠樂爲哉誠以勢不可絕而約不可敗故也是以嶺南倭供一

歲之中米不知其幾萬包布不知其幾百同今若謂彼怒不足恤邊釁不足慮則嶺南米布亦可以不給矣何獨禮單蔘而已今既不能如此而慣絕其好歲輸米布則禮單蔘獨安可不給乎又一說曰今春淸較之來也上副使禮單蔘未能辦給一斤之價折銀六十兩而贈之淸使亦知我國蔘貴不怒而受之倭使比之淸使輕重有間而倭禮單一斤折銀七十兩而給之則其價反有加焉渠安敢退却於淸使之所不退者乎臣則曰此又有不然者淸人與倭人事情絕異淸人則其國蔘賤而銀貴故所大慾者在銀而

不在蔘也倭人則其國本不産蔘其民生長瘴海君
臣上下以蔘爲命故所大慾者在蔘而不在銀也今
雖直以銀七十兩代給彼必不肯況以此銀貿造僞
蔘而給之非但蔘不爲蔘實亦銀不爲銀我以何名
而遺之彼亦何取而受之又一說曰彼之遺我者器
皿不堅牢藥料皆陳腐我國重禮而不重物故一不
退却來則斯受彼人獨安敢退却於我耶以此責諭
彼必無辭臣則曰此又有不然者彼本醜類非可以
冠帶之國法度理也我國不幸與之爲隣壬癸以後
以和羈縻厚其往而薄其來如成湯之事葛伯周家

之待荒服而已豈忍與彼呶呶較絜自損大國之體耶況彼之器皿雖不堅牢亦器皿而已藥料雖多陳腐亦藥料而已何嘗如我國造蔘之僞而非真者乎以此論之我國之失信反出於狡倭之下雖欲分曲於彼亦不可得矣臣雖不肖亦嘗奉教於君子矣春秋時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魯使子路子路辭不往葢子路之意非但以邾射爲不義亦懼夫異日魯或背盟則已不免食言者耳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子路猶辭臣若持此造蔘而往以誑彼人則臣非但爲子路之罪人

彼人亦將唾罵曰夫夫也以大國之使而乃行詐以賣隣乎雖傾東海而濯此羞亦不可得矣倘　邸下穆然深思知其耻辱之不止於臣身而邊圉事機之不容少忽亟令廟堂從長區劃稟旨變通則使事幸也國計幸也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余在少時未諳國計只以交隣誠信之道搆此疏本厥後經事旣多始覺其謬妄矣近來産蔘之鄕蔘種絶乏御供藥料不能充納民戶因此流散邑宰多被譴責今雖欲蔘皮糊造尚患難繼況可以體蔘充給乎爲今之計或以銀以米折價代給不

然以蔘貴實狀曉諭倭人更議減數爲宜惟在謀
國者善爲之策耳

辭司書間親疾徑行書壬申七月除司書陳書下鄉

伏以臣奉命南下昨纔反面春坊除旨忽下此際臣
誠惝恍踧踖莫省攸措　离筵勸講責任不輕而伏
況我　邸下睿學日茂造詣日超誠正格致之工不
止於章句訓詁之間則正宜延接賢僚以資啓發之
益而今乃以如臣謭劣空疎謏聞蔑識者苟然濫竽
則是何異借聽於聾求視於瞽哉揣量才分旣無堪
承之路且臣老母望七之年疾病沈淹千里遠離之

餘歸省正急而即接鄕信則近因暑熱所祟宿病之外添得泄痢氣息澌綴胃土受傷食飮全却症形危惡實有朝夕凜然之憂臣自聞此報心神飛越情私煎迫理難按住玆於召牌之下末由祗承隨詣闕外拜章徑行伏乞邸下亟降威罰特賜勘罪以重僚選以便救護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持平論事書 壬申十二月 隨牌陳書

伏以臣適在畿甸數百里之外得接邸報則我聖上有非常之擧朝野遑遑擧欲忘生亦惟我邸下至情焦迫涕泣陳請冒風履雪不遑寢餐者累日臣

雖至愚亦含生中一物也聞來不覺五内如焚血淚盈眶即欲狂奔疾趍進伏輦下一瀝肝血之紙少伸犬馬之忠蒼黃登途來到城闉則天心克回鑾駕繞旋羣情喜躍歡笑載路有若負氷之魚復逢春水之生仰惟 邸下不貲之恩怡婉於煽煎之餘歡愉於抑欝之中慶幸忻泰當復如何臣旣僻處晩聞雖未及隨諸大夫後叫閽徹籲而退與都下父老同呼太平萬萬歲矣不自意栢府除命又下此際惝怳感激莫省攸措在臣分義宜即蹈蹶趍承進瞻 离筵之耿光仰陳忭賛之微忱而顧此江一試蔑效之地實無

強顔冒出之勢區區微諒自畫有素召牌之下末由
承膺隨詣闕外拜章徑歸臣罪至此實合萬死伏乞
离明特降威罰亟加譴削以爲人臣逋慢者之戒
焉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而第於目下一事
有不容無言者略此附陳惟 邸下留神採納焉今
月初八日 大朝御宣化門也所下御書傳敎决非
臣子一刻奉留者而承宣不能即地繳納泯默承受
而退此雖出於滚夜雪庭焦遑罔措之致而其爲失
職則大矣不可以事過而置之臣謂當該承旨宜施
罷職不敘之典也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持平徑行論事書 壬申十二月

伏以臣家有老母年近七十素多疾病劇歇靡常而即接鄉信則宿痾之外重得寒感頭痛身熱咳喘痰逆等症俱係危惡而胃氣大敗食飲全不消下輒至嘔吐中焦痞結暴泄兼作眞元澌脫朝夕凜然數食須之內急伻已再至矣臣聞來不覺方寸沸灼神魂飛越雖欲一刻按住而不可得矣茲不免冒萬死留章陳懇徑尋鄉路擅行之罪惟鈇鉞是俟伏乞 睿明亟降威罰先削臣職名仍令重勘臣罪以肅朝綱以安私分不勝萬幸臣於臨行卒遽之中不暇及他

而第於目下事有不勝憤惋者卽擬詣臺論列而連
値齋戒今當鄕行不得不附陳於請急之章竊冀採
納焉噫世道日下人心壞溺一種妖邪之類妄度天
地之大世熙之書指意陰譎其中數句語尤爲萬萬
凶悖渠若有一分臣子之心安敢若是其無嚴也時
熙槃潽輩指揮嗾囑綢繆同情之狀莫逃於帳殿親
問之下則究厥心腸二而一者也今此酌處之命雖
出於 大朝好生之德而顧其情節叵測決難容貸
王章未伸輿情同憤伏願 邸下稟于 大朝還收
世熙島配之命夬正王法時熙槃潽竝令絕島定配

不與同國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答曰覽書具悉 大朝已處分矣其何更稟爾其勿辭往護母病

陳親病辭持平書癸酉正月在龍仁縣道陳書

伏以臣之譴遞吏對退伏田里堇餘旬日恩遞而報蔑罪大而罰輕杜門竄山反覆省愆分甘終棄躬自悼矣忽伏奉本月十五日承政院成帖本省以臣爲司憲府持平斯速乘馹上來者臣承令稽首五內震驚自不覺惶汗之浹背感淚之橫襟也意者 大聖人涵容之德恕前過而責後效使得爲息黥補劓之

圖耶臣之趑趄無似豈堪從宦而惟是釋褐十餘年
沐恩渥而叨寵擢則有踰涯分區區圖報之誠炳然
如丹雖使赴湯蹈火有所不辭豈敢爲因循俗套依
違逡巡之態而月前冒居是職也適見鞫囚徑勘聲
討宜急連値齋日未及詣臺旋聞母病情私難抑畢
竟加律之請只附於告行之章論其辜犯一則溺職
二則擅行鈇鉞之加實所甘心而及承 聖敎誨責
截嚴至以陳章徑尋其心可知爲敎跡旣如此心實
難明撫躬懷懼咋指知悔惟以嚴誅之倖逭薄罰之
例勘歸對病毋攢祝啜泣只期隕首結草酬報萬一

而已今於嚴召之下非不知蹈蹶趍造勉强陳力爲
一分自贖之道而顧臣老母宿痾復劇於浹旬患感
之餘頑痰之遂久嗽轉加痞結虛煩昏昏床笫飮啖
全廢氣息綿綴臣躬自扶將晝夜煎泣以此情理實
難暫離百里都門如隔弱水　君親之報雖異短長
之日天地之仁亦無終貸之理去留兩難情勢竆蹙
犬馬之忠引之於前烏鳥之私牽之於後徊徨跛踖
但有涕泗便同竆人之無所歸矣玆從縣道悉暴血
懇疾聲哀籲於　貳極仁愛之下伏乞　睿慈少垂
憐察將臣職名先行刋削仍令攸司治臣前後罪犯

以爾朝綱以安賤分不勝萬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
至

辭正言論聖學十圖書

伏以臣性至愚也材至魯也犬馬之賤猶懷戀主之
忠葵藿之微尚抱向陽之忱而伏況 邸下代理之
後臣亦忝叨侍從之列一登 离筵仰瞻 睿輝退
伏畎畝歌詠恩澤是臣區區夙昔之願而臣於頃年
猥膺宮僚之命在外旋遞未遂延頸之誠數歲以來
臣又省父任所淹畱關塞二年歸來天門孔邇驚喜
寸忱有倍恒日而薇垣新除忽下是際今因賓對召

牌嚴辱此正臣償願之秋覲光之日在臣分義宜即
蹈蹶趨承而第念臣於臺地屢叨蔑效每勤 大朝
之誨責尚覺私心之惶愧則不當以日月之久輒敢
爲冒沒之計且因絕域經冬風霜砭骨長路傍險雨
潦霑體寒濕內攻痰嗽兼發雖得歸家數月藥餌調
治而病根滾痼便成蘧篨咫尺禁扃無路入肅瞻望
銅龍眷係徒滾茲不得不擔舁隨牌陳籲徑歸臣罪
至此實合萬誅伏乞 睿慈憐臣之病諒臣之情亟
令鐫削仍治臣罪以安微分以肅朝綱不勝萬幸臣
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而日昨竊伏覩 大朝

下教有曰自今悠悠之事莫先於元良講學而勤學勤政知行兼進也又教曰吁嗟羣工體予此意助勉我元良輩固我邦本臣祇奉莊誦百拜欽歎以爲三代聖王所以致太平裕後昆者其道不越乎勤學勤政而又恐聰明之或遺志慮之未周諮諏於臣隣詢問於芻蕘故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居寢有暬御之箴宴處有工師之誦以至誹謗有木敢諫有鼓者盖所以取人爲善集衆求益之意而今此數行聖敎丁寧諄切眷眷乎 邸下之學問而勉勉乎臣工之賛襄者至誠藹然有足感泣此誠三代之

遺意而我　宗社億萬年無疆之休其不權輿於斯
乎臣仍復退而反省撫躬自咄曰我　邸下睿智天
縱之資既如彼卓越我　聖上與勸求助之意又如
是懇惻遭逢此世有幸爲士若使此生了得古聖賢
幾卷殘書覷得吾儒者緒餘義理則豈不能奮筆剌
口援古證今陳說　离明之前奉答　聖敎之意上
而求萬一之補下而塞一日之責而顧其知識魯莽
學術空疎徒有願忠之誠而實無藉手之資矣徊徨
慚恨耿結方寸忘寢與食歷累日而未已仍伏惟念
蘇軾以宋朝名臣其材智謀猷豈無獨創之論自得

之見而乃取唐臣陸贄奏議編次繕寫以進其君曰
人臣之納忠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
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誠哉斯
言也蘇軾旣不以言不己出爲耻以說行當世爲幸
借重於古人納誨於其君則斯義也臣竊慕之粤在
宣廟朝先正臣李滉以東方儒宗撰進聖學十圖
附說其下求端用工之方體仁持敬之要纖悉備具
無有虧欠道不離乎日用彝倫之內而功可致乎中
和位育之妙則凝道作聖之術端本出治之謨捨是
圖奚以哉雖聖人復起宜莫尚乎此外則臣安敢別

求新奇徒生葛藤以取笑於知道之士也臣謹追蘇軾之遺意敢以聖學十圖仰勉于　邸下伏願　邸下將此十圖並其附說揭之屏壁之間以備朝夕之覽細心紬繹反復不已則大道之關鍵入德之門戶皆將一舉目而瞭然手舞足蹈自有欲罷不能之樂其視涉躐汗漫徒費歲月勞而少功悵乎無得者不翅相萬矣十圖之義燦然明白無可疑晦而然於其中又各有宗旨要訣可以拈出提醒喫緊下工處臣請以平昔講究于研槧之暇者評隲而略陳之臣謹

按第一太極圖陰陽動靜之理中正仁義之道莫非

學者體認觀省之語而其中主靜二字尤是聖人立
極之要旨蓋人心自有一太極亦有一陰陽當其靜
時渾然純粹便是一太極也當其動時紛然善惡便
是一陰陽也聖人之心其靜也雖無善惡之可言而
湛一虛明太極之體已全故其動也安得不從容而
中道也衆人之心其靜也亦無善惡之可言而昏昧
恍惚太極之體已鑿則其動也安得不偏滯而失當
也是以古之教人雖於已發之後要盡省察克治之
工而必欲於未發之時務盡戒愼恐懼之方然於未
發之前冲漠未形下功無處若於此時便欲急迫操

持則殆近於禪家之觀心道家之坐忘故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此皆所以發揮子思子戒愼恐懼之義而救得揠苗助長之患者也

邸下試於整襟危坐時觀此心如何箕踞懈怠時觀此心如何內自體驗惕然猛省則其必有得於持敬之工而有味乎主靜之說伏願

邸下欽念焉臣謹按第二西銘圖以乾坤爲父母以大君爲宗子以大臣爲家相以黎民爲同胞以萬物爲儕輩以字恤惸獨爲友以窮神知化爲孝其旨意遠矣其範圍宏矣橫渠非故爲此闊大之言欲以破有我之私也見

得一理眞實如此而後世之人惟不能眞知的覩故
公不能勝私仁不能推類臣請以二事證之赤子之
匍匐將入井也非其親戚也人必惻隱而驚救之者
何也齊牛之觳觫將釁鼓也非愛一牛也齊王不忍
而命捨之者何也苟於此處怵然却顧求其所由然
之心而驗其所以然之理則同胞之義便自躍如而
推類充擴仁不可勝用矣伏願 邸下欽念焉臣謹
按第三小學圖其敎自胎育保養之時以至灑掃應
對之末衣服飮食之微莫不致謹無敢放忽而其要
不過曰收心養性以爲大學之基而已何則凡人之

生莫不有是血氣亦莫不有是耳目有血氣之形而
矯揉之不早則奔放粗暴卒有扞格之慮有耳目之
慾而教導之不豫則私蔽利誘終致暴棄之患故毋
誑於乳哺之時施教於孩提之年屈折其肢體禁制
其私邪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爲格致誠正之
本修齊治平之根者其旨深矣其慮密矣然大學之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又不外乎日用彝倫之間則小
學大學本無二致豈可以童子之學而忽棄於既壯
之後乎今 邸下春秋鼎盛遠踰大學之年而回顧
前日之小學果無不慊於心乎收心養性之工無些

末盡則己如或未也則不可以下學爲淺細行爲末
伏願　邸下欽念焉臣謹按第四大學圖三綱八條
之旨知行始終之義曾子言之朱子辨之至矣盡矣
無容復議而其歸則要人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
而己是以臣每讀大學至綿蠻黃鳥之章未嘗不三
復感歎以爲人苟知有至善而志於至善則孰不爲
堯舜而患人之不知也又患人之不立志也斯故爲
山九仞半塗而廢今之人苟能得見所立之卓爾如
顔氏子彼丈夫我丈夫之志如成覸則何患乎力行
之不篤至善之難止乎以堯舜爲期不其任重乎以

至善爲的不其道遠乎日月如流丕責在躬伏願
邸下欽念焉臣謹按第五白鹿洞規圖其圖以五倫
序次于上以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条列于下盖
以學問思辨所以明此五倫也篤行所以行此五倫
也旣言其知又言其行兩輪兩翼不可偏廢日昨
聖教中知行兼進者正謂此也可見前聖後聖其揆
則一而若言其序則知之在先行之在後此大學所
以格物致知在誠正修齊之先者也然其知之之道
又必資乎嚴師之敎導良友之切磨故先儒以朋友
有信爲五敎之所先今 邸下之所師友者誰歟非

賓客僚屬乎臣竊伏覵 邸下問寢視膳之暇萬機
酬應之餘日開兩筵引接宮僚殆無食息之頃宴安
之隙則接賢士大夫時自多對宦官宮妾時自少而
至愚之望於大聖本自無窮 邸下亟於兩筵之外
或當靜夜無寐之時淸晝屛務之際常常賜對親近
賓僚看書而有疑義則問之格物而有未達則叩之
今日如是明日如是使經訓常灌于心肓褻戲不接
於耳目則庶幾學問思辨之工專而知行兼進之效
著矣羣書之義理無窮一人之聰明有限蚕絲牛毛
察之未精則毫釐有差繆以千里伏願 邸下欽念

焉臣謹按第六心統性情圖其上中兩圖只言本然
之性不及氣質之性則論理遺氣猶爲未備而其理
氣兼該四七對立劈破本源開際後人者尤莫若下
圖之明白緊要盖心只是虛靈知覺底物性只是仁
義禮智信而已則孰不爲聖智之人亦安有私邪之
蔽而惟其所禀之氣所賦之質有淸有濁有粹有駁
故其爲性也有天命氣質之殊其爲情也亦有四端
七情之別而四端之發純善無惡七情之發有善有
惡終古聖賢戰兢淵氷警戒昕夕者只在七情之惡
一邊而已是以堯舜禹之授受丁寧告戒不過曰惟

微惟危惟精惟一嗚呼理之隨氣氣或重濁則如寶珠之在泥淖如明鏡之受塵翳澄汰之不力磨治之不猛則與沙礫相混與石甎無別無以見瑩澈之光普照之輝可不怵然而懼哉氣之揜理理爲所牽則如朽索之馭六馬如簣土之障黃河奔踶之莫制潰決之莫遏則或馳騖于荊棘或汎濫于原陸將必有泛駕之患懷山之憂寧不岌然而危哉聖之與狂相去遼迥而書曰惟聖罔念作狂非故爲此言以震悚之也誠以操存舍亾出入無常者乃是此心非有擇善固執敬義夾持之工則天飛淵淪氷寒火焦將何

以禁抑而遏絶之也天理人慾同行異情善惡分界只爭絲毫伏願 邸下欽念焉臣謹按第七仁説圖仁之體至大仁之用極博而朱夫子以公之一字爲體仁之樞紐者何也盖公者私之對而純乎理者也天地無私故風雨霜露無非仁也聖人無私故慶賞誅罰無非仁也推此以往凡人之日用語嘿動静云爲當於理者皆公也仁也悖於理者皆不公也不仁也是以張載之言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朝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

也苟知仁之體事如天之體物則一舉手一投足其敢或忽發一令建一號其敢不審孔子以四勿答顏淵爲仁之問者直截痛快無復餘蘊而孔子之所謂禮卽朱子之所謂公也凡於視聽言動之間無纖毫非禮之接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顏淵之三月不違庶乎幾及伏願 邸下欽念焉

臣謹按第八心學圖程氏復心之言曰心者一身之主宰敬又一心之主宰噫閭巷匹庶有環堵之宮數口之眷而心不能攝身敬不能攝心則尙患家道之不肥罔致壼化之克修況人君爲一國之主宰君心

爲萬化之根本治心之工不嚴持敬之方或怠則烏見其庶績之咸熙百工之率職也今　邸下承代理之責摠萬機之繁已有年矣　邸下所以治心之工持敬之方臣未知其如何而表直則影端源清則流潔理勢之自然也觀乎朝而士論潰裂少寅協之風視于野而民生困悴無含哺之樂上而乾文警告常多可愕之變下而虎豹縱橫擧切隱憂之心臣愚死罪於此數事有以知　邸下一心容有可議而一箇敬字做得未徹事神治人之際無以董正百官導迎和氣而然也何以言之心學一圖自戒懼以下乃所

以建大本而致中也自愼獨以下乃所以行達道而致和也大本旣建達道乃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不召而自來無遠而不至 邸下自今以往遇一灾而反省曰余之心得無有不敬乎覩一異而自勵曰余之敬得無有未盡乎隨事警惕念念不怠熟講乎主一之訓着意於惺惺之法思臻中和之妙期致位育之功則庶幾從欲以治反灾爲祥伏願 邸下欽念焉臣謹按第九敬齋箴圖敬之爲道自是徹上徹下而易曰敬以直內程子曰主一之謂敬則此古之所以治其裏而不專乎正其表

也明矣朱子此箴以正衣冠尊瞻視手容恭足容重
爲先而靡他其適惟心惟一反在所後者何也心有
出入要操持則出入者一心也操持者又一心也
以心操心徒見紛擾則不得不莊敬於外以求其收
歛於內故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自一一則無非僻
之干矣又曰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從此入
以程子此語參以朱子箴辭而觀之則致敬之方可
得其路頭而表裏動靜便可貫徹無有二致伏願
邸下欽念焉臣謹按第十夙興夜寐箴圖分而言之
則一日之內隨其時分各有其工也統而言之則一

箇不息之誠也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以不息故能覆地以不息故能載聖人以不息故能仁苟其食息之頃或闕緝熈之工俄忽之間必欠悠久之體則作作輟或斷或續悠汎玩愒之習長怠惰放倒之時多畢竟一時意氣徒爲石火電光而已是以張載之言曰言有敎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苟能如此下工使言動瞬息之間莫不有所學晝宵興寢之際莫不有所思朝乾夕惕無一刻之放忽溫故知新罔寸陰之虛過雖有極辛苦不快活之時耐煩理

會著念操存勉焉孳孳對越洞屬然後方可見理與心相契道與手相習致心廣體胖之美有義精仁熟之效矣伏願 邸下欽念焉噫凡此十圖體用完備工程詳密莫非斯道之指南此學之關捩而最緊於踐履尤切於收用者無過於敬齋箴夙夜箴兩圖故先正臣李滉以此兩圖置之末端以爲聖功究竟之地者意豈偶然滉之言曰敬齋箴有許多用工地頭夙夜箴有許多用工時分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惟此一語警人親切 邸下尚於十圖之中尤致意於此

雨圖無地不用其敬無時不着其工念玆在玆從事於斯則爲邦之本致治之具固不外乎是矣臣以謏聞寡識妄論聖學固知狂僭無所逃罪而滉之言曰士之論義理如農夫之說桑麻匠石之議繩墨亦各其常事也臣雖不肖實感斯言芹曝之誠野人亦有狂夫之言聖人或擇惟 邸下勿以人廢言而留神省納焉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雷異後引咎書

伏以天祐我東 聖壽靈長周甲之歲又逢誕彌之辰環海羣生忭祝普切臣亦歸自從班呼太平萬萬

歲翼日之曉忽有雷電之異乃在收聲之後是何慶
戒析懼之相盤而相隨也臣誠愕然驚歎意者 聖
朝有闕事愚莫曉厥咎廼者喉司玉堂之劄啓出而
致災之由指論之甚詳矣觀其所條列者俱以臺閣
之失其職爲首而一則曰視聽不聰明一則曰乏敢
言之風言之誠是也蓋臺閣得其人則賢者進不肖
者黜上而君心格下而民隱達士論趍於正邦俗歸
於厚以致天心悅豫休徵沓臻斯有慶星卿雲之應
焉臺閣不得其人反是天怒赫然疾風雷雨固其理
也若言今日之咎則宜莫如臺閣若論臺閣之不得

其人則宜莫如臣身此則臣之自量己審不待人言而後知故前後幾遭忝叨一未敢爲冒蹲之計而誤恩隆摯除命每辱終蔑臺閣之風稜徒貽同朝之憂歎臣實慙恧惶懍死未塞罪伏願 邸下亟降威令明施典刑治臣不職之罪仍飭有司另擇骨鯁敢言之士布列臺端獻替繩糾以答天譴以慰公議則庶幾天人一理桴鼓相感有轉灾回泰之祥矣臣方引咎俟罪何暇及他而區區肝血之誠亦願 邸下奮發志慮開廣聰聽勿以上聖爲難跂勿以小善爲己足勿以誠意正心之說爲陳腐勿以經生學士之言

爲迂遠專心古道勉强孳孳使德性全於內化澤洋
於外以爲消弭灾沴迓續景命之術焉古人曰形和
則氣和氣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今天地
可謂不和而和之之道宜莫先於裕民噫昨年亢旱
諸路大歉牛畜疫死田疇汚萊未及冬半富戶告急
春饑益窘民口嗷鴈而今歲之先澇後暵病農滋甚
至於旱田全無所收漢家給租之規在今可行臣謂
宜八路之被灾尤甚之道量減兩稅俾有實惠糶穀
舊逋要使准捧則遷徙流離掌袂道路上有厲己之
怨下有欺負之名而已亦宜分付廟堂區別灾實或

許停捧或令減捧使愁怨少息葺屋頼安則其於致
天地之和亦必爲一助也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雷異後陳戒書

伏以臣屛伏圻郊之中忽接邸報以臣爲司諫院正
言者繼伏覩我 大朝警災責躬勑勵羣工之教辭
意懇惻有足以感泣神人而又以臺官之多稱在外
深致憂歎之意臣奉讀未半惶汗浹背嚴畏分義他
不暇顧蒼黃就途來伏私次而第其屢叨蔑效之地
實無抗顔冒居之勢且臣性本迂闊才又鈍迷暑解
文字學未通方不嫺辭令語甚拙訥及至昨秋帳殿

入侍也引喩失宜辭不達意自速嚴旨咋舌靡及雖幸罪戾寬宥甄錄如舊而臣之疎謬謭劣豈容復此僥冒伏願　邸下憐臣天賦之朱愚不合是任察臣至懇之由中非出例讓亟行鐫削仍令選曹勿復檢擬俾得以沒齒田野歌詠聖澤以安私分焉臣旣不以言官自居則不宜有所陳說而目今天怒未息災異疊見水旱饑癘風霆霜雹連歲告警殆難摟指而日昨雷電之變又在於純陰之月有若禍機之寘伏誨諭之諄切者然天道玄遠雖不知示警之由而意者人事之闕失有以召之也臣仰屋長歎明發不寐

耿耿愚衷如結未解加以我　大朝責勵求助之意
若是懃懇於此時而終無一言而退則臣將生被不
匡之刑死作銜恩之鬼故不得不略陳狂瞽之言以
效塵刹之報惟　邸下澄省而採納焉噫天遠乎人
哉在我之方寸而已宅心敬怠之間休咎之應斯捷
發念善惡之分禍福之報不差故詩曰上帝臨汝毋
貳爾心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
高在上噫人君敬天之道蓋不外乎先敬吾心之天
而敬心之說先儒論之備矣臣於甲戌秋嘗叨是職
敢以先正臣李滉所撰聖學十圖之說仰勉我　邸

下緝熈之工伏想 离明尚或記有之矣十圖之旨
何莫非求端用工之方體天行道之要而其中敬齋
箴夙興夜寐箴兩圖尤是喫緊喚醒昕夕提掇不可
斯須放忽者也李滉所謂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
可輟工夫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工夫云者
言甚痛切有足感發故臣於是反覆嗟歎不覺其言
之支蔓至於累千言而不知止也其時 睿批嘉奬
備至臣誠感激欣幸以首頓地以爲先正納誨之說
必將採行於今日矣翹首踰年側耳成效而近歲以
來朝象泮渙無寅協之望民生困悴有殿屎之歎國

勢岌業未見可恃之形天災荐疊常多可愕之變此
其故何哉是無乃　邸下典學之誠未至持敬之工
不篤在心之天未臻於大公不能使上下四方一於
正而導迎聲氣之和而然歟抑無乃臣之向所陳說
蹈襲前人捃摭陳腐無甚新奇故　睿衷不槪初不
深加體究以致食效之愈邈歟大抵諸臣之陳戒於
邸下者要不越乎讀書窮理誠意正心之說此自
朱子之時時人已嘗目之以陳腐而譬如水火五穀
非不賤近而易之以他物則民不得生醫技藥石多
襲古方而易之以他法則病無由起何可以儒生常

談而別求新奇也哉伏願 邸下更取先正聖學十
圖置之屏壁朝夕觀覽尤於敬齋夙夜兩箴痛加警
省猛著課程以爲涵養本源之地凡於諸臣章奏亦
宜留神採取雖一二句語苟有切近於日用襯合於
病痛者勿以陳腐而忽之必求體驗於身心則亦豈
無小補也苟能如是則天下之善皆爲吾善庶幾厥
修罔覺治道徯志天心悅於上衆志和於下也臣竊
覵 邸下春秋鼎盛血氣方旺而連以 睿候之失
平兩筵常多停輟無乃節宣之失適以致榮衛之愆
和歟 邸下一身乃宗社神人之所托所以保養而

將護之者或失其宜則億兆臣庶之憂罔有其極疾病之來雖聖人之所不能免而大抵勞動勤勵則體康而無疾安逸怠惰則身倦而多病流水戶樞之喩實理到之言也苟能奮發志氣振刷精神以淸心寡慾爲要道以懷安習惰爲切戒則自然體胖而氣充天和無損可享頤養之福而可禦無妄之患也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若非通經習史無以進德修業而講筵罕開賓僚稀接則九仞之工未免間斷十寒之歎甚可憂懼臣竊嘗伏聞惟我　世宗大王入內燕坐手不釋卷夜分乃寢亦惟我　仁宗大王有故

輟講則終日不慊於心危坐不寐讀書夜分翌日鷄
鳴而起又讀所講書一遍而出大聖人好學之誠猗
歟盛矣臣未敢知 邸下間燕無事之時幽獨得肆
之地果能如此下工夫否乎惟我 肅宗大王嘗親
製日新軒記曰天下之事不日新則日退而況人主
一心出治之本萬化之原苟不日新其德而振作之
何以建中于民乎大哉 王言此誠百辟之柯法裕
後之至訓也自古帝王之盛節莫過於建中而其要
不過曰日新而振作之也今臣之所望於 邸下者
惟在於振作其志氣如雷風之猛烈不爲安肆姑息

之圖日新其德業如玉石之磋切勿爲須刻悠汎之念而已昔 皇朝閣臣申時行述 太祖世宗勤講故事祈勉於 神宗曰仰法二祖則德茂業崇矣臣亦願 邸下以 世宗仁宗好學之誠 肅廟日新振作之訓惓惓服膺念玆在玆則唐虞三代之盛德大業可復見於今日也噫自古國家安危之機係於民生豊悴之間而試觀今日黎元之倒懸極矣蔀屋之愁怨溢矣方當穡事稍成之後宜有暫時樂生之意而斗米之直尙至百錢綿絮之貴不啻如金九月之交流逋已多未冬之前凍餒載路而景色愁慘有

朝夕渙散之形無一分懷保之望此正君臣上下恐
懼憂惕不遑暇食之時而大小恬嬉玩愒度日獨使
我 大朝憂勤於上而卒未有陳白一弊罷行一事
者以此舉措何以消弭天變救民於塗炭乎賓對常
參盖所以咨訪庶務導達下情而霎時入對旋即罷
出殆同文具未見實效晉接之際淵默或過有仰請
而無下詢有依從而少拂難終欠至誠勸勵之實漸
有百度廢弛之歎我 大朝付托期望之盛意將何
以仰塞其萬一也伏願 邸下刻意奮勵諮諏治道
責勵廟堂熟講拯濟之策申飭各道廣儲賙賑之資

守令下直及差員上來者亦宜時賜召見俯詢弊瘼親降勉諭則民隱庶乎畢達而羣情各自惕勵必有實惠之下究 大朝恤民之至意亦可以仰荅也田疇之荒廢莫若近來或屢年荒札之餘地廣人稀或大水漂沒之後川决沙堆歲久陳廢蒿萊滿目而災結有限白徵無數圻湖關東此弊尤甚而蠲恵不及呼寃徹天臣謂宜先令道臣從實抄報次遣敬差官遍審詳覈特施蕩减之典也新經飢癘民生夭札原野之間藁葬纍纍貧單無依之類多有經年閱歲未能掩土者鬼神抑傷孤寡啼呼此豈不感傷和氣戲

損仁政也哉臣謂亦宜申飭京外抄出士庶之貧不能葬者自所在官助給葬需俾盡掩骼之典也臣治書將上之際召牌儼臨踽蹶義重宜卽趨承而昨日觸寒上來之餘患感忒重頭疼瘀窒寒熱交作昏倒床席不省四到從前情勢旣如此目今病形又如此玆不得不擔舁隨詣自外徑歸臣罪至此尤合萬死乞降威罰以爲人臣逋慢者之戒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弼善書

伏以維天篤降凶割 聖母禮陟甫翼月而 東朝

仙馭奄又上賓普率號慟曷其有涯日月迅邁因山倏過成事已訖冬序且半伏惟我　大小朝誠孝出天追慕彌深哀毁踰節傷損必多臣竊不勝區區焦慮之至臣性鈍才魯素無學術今此离筵勸講之任殆同僬僥之擔萬石顚仆狼狽必無一幸雖欲强之而不可得顧以恩召遠辱分義是怵不敢偃伏鄉廬昨始舁疾上來而冒寒跋涉之餘患感忒重廢食委頓殆不省事以此病形進身無路且伏聞臣之自臺官而移擬是職大違政格致有物議既謂之違格則職固不當得而得也必遞之義至此而尤較然去就

一節亶無可論玆於庚牌之下未由承膺力疾隨詣短章申暴伏乞 离明俯賜諒察亟令鐫改臣職名仍治臣逋慢之罪以肅朝綱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粥善因親疾徑行書

伏以日月迅邁 徽寧殿練事條過冬序垂盡歲籥將改仰惟 邸下孝思出天攀號靡逮撫時慟隕當復如何勞動於違豫之中添損於觸寒之餘以致天和尚愆湯劑遲效下懷如灼不勝憂慮之至臣於見職得於政格之外則義不容冒據而陳章承批之後

怵迫嚴召終至黽勉出肅致使政曹古例緣臣而墜
失臣之罪也長銓自劾之書出益增臣難冒之端而
旣忝宮僚連値診筵焦遑度日瀆擾是懼澳忩盤礴
若固有之致使廉媿大防緣臣而壞損臣之罪也然
此在臣猶屬薄過細愆而若夫辜恩尸素宜被大譴
何則有在焉輔導之有其職而臣不能自效調護之
有其責而臣不能自盡此無他盖其無學術坐之也
無學術而已則人或見恕以不才而無學術而冒當
之爲罪則臣無以自解罪至於此萬戮猶輕臣惟當
引義陳懇早蒙鐫改粗安私分或逭重誅而睠係遲

回歷旬月而不敢發忽於此際得接鄉書則臣之七十老母自四五日來猝得毒感寒熱交攻尚未和解痰火宿症又從而闖發掀肆食飲全廢喘急煩懣諸般症形俱係危篤急伻踵至促臣歸視臣得聞此報神魂飛越五內煎迫雖欲一刻按住而不可得也茲不得不冒萬死瀝血徑尋鄉路伏乞 离明俯諒臣至情之難抑亟賜鐫遞以便救護仍治臣前後辜犯以肅朝綱不勝萬幸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辭輔德書 戊寅八月 蹴道封章

伏以日月迅邁 孝昭殿練祀奄過 徽寧殿禫制

又諺伏惟 大小朝孝思慨廓撫時哀慕益復罔極
臣至愚極陋不容輒塵僚選之狀曾已一吻而其驗
甚著矣辜恩重罪也瘝職大懼也追省至今惶汗迸
流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無似實感
斯言屏跡窮山絶意名途歌詠聖澤願卒餘齒不意
選部謬舉復置之院僚之首除墨自天召諭賁降恩
光所被蓬蓽生輝臣九頓感涕繼而震懍罔知所以
措躬也臣既自量甚審不敢復爲冒沒承當玷辱邇
班而先輩處義或有於官職所宜辭者猶必一謝恩
命退而呈免盖自以爲分義廉隅各伸而不相妨也

臣嘗竊熾其事服其進退之得衷則今宜蹋蹶趨爾少效臣分仍暴情實退守微諒而顧臣老母今年七十有一素多疾病恃粥爲命又自夏秋之交大腫生於腦後毒氣肆熾惡根盤結如封如刺痛楚萬狀雜試鍼藥僅得濃潰而瘡口深闊惡肉爛熳老人生肥不並年少秋氣寒涼益妨調攝完合尚遠症形危苦本來秪殘之元氣今又一倍澌陷綿綴如縷朝夕凜然臣晝夜扶將煎泣度日以此情理離捨無路瞻望銅龍丹戀倍斜犬馬之忠引之於前烏鳥之私牽之於後徊徨踧踖但有涕泗君親報恩之年長短雖異

古人不屨之義虧負實重臣誠隕越悶蹙若陷大何

玆從縣道畧陳血懇疾聲哀籲於貳極仁愛之下伏

乞 邸下諒臣至情特許鐫免以便調護仍令攸司

重勘臣逋慢之罪以爲具僚之警不勝萬幸臣無任

屏營祈懇之至

辭執義疏 乙未三月縣道陳疏

伏以臣賦性至愚見識鹵莽冥行妄作觸事生疣訟

愆田廬咋舌靡及只須生成之澤久絶榮進之念不

意 聖度天大物無終棄瑕垢旋滌簪履不遺中丞

寵除忽下於千萬夢想之外繼有乘馹上來之命臣

雙擎九頓撫躬踧踖不覺惶汗之沾背感淚之被面也臣之逖違軒陛已及十年物性戀主狗馬亦然一登文石仰瞻　天顔是臣宿昔之願耿結如丹今於恩召之下豈不欲踴躍趨造少伸微分而顧此臺端一步卽臣已僨之地也前後忝竊不知幾十遭而旣無片善可紀絲毫卒乃智慮昏錯手脚慌亂因一微事自速罪戾孽自己作罪乃人及辱臺閣而羞縉紳追恩至今惶愧交積前此漫司散職一再承膺者實感曠蕩之渥恩欲效奔走之微忱而至於言責之重義難復冒非但自畫之甚審抑亦通朝之共諒今何

敢妄恃寵靈抗顔泄泄以損廉愧之大防也哉且臣
齒髮摧頽疾病侵尋痰癖痞結飮啖全廢沉頓床席
垂及半年以此病狀尤無自力登途之望玆從縣道
短章陳籲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諒臣情地之危蹙
察臣病勢之難強亟降威命特賜鐫遞仍治臣逋慢
之罪以安私分以肅朝綱不勝萬幸臣無任屛營祈
懇之至

請改名疏

伏以臣鄕曲僻陋矇無聞識臣之名字初未審量今
始覺察實犯古所謂嫌名之律揆分惶懍無地容措

玆以改名爲獻慶敢陳短章仰瀆崇聽伏乞 聖明亟賜準許以靖私義不勝幸甚臣無任屏營祈懇之至

艮翁先生文集卷之十二目錄

疏

疏

論朝祖禮疏

我朝喪禮舊無朝祖之文 英宗大王始定其禮載於喪禮補編中 丙申 大行又命收議久而未定故進此疏到政院而其日己有成命從舊禮停廢疏不果上

伏以日月迅邁因山奄迫伏惟 聖孝哀慕益復如新臣頃忝館職也伏聞以 大行朝祖一節收議於大臣儒臣臣有以知我 聖上臨事愼重猶恐不盡於情禮意甚盛矣臣昨日陪祭入闕得聞於縉紳間傳言則屢次收議迄未酌定者有二端焉一則朝祖後還安神帛於闕中有乖於檀弓有進無退之義

也一則體降于土中神返于室堂永閟之梓宮旣未往辭則暫出之神帛不當替朝也之二說雖若可疑而臣之愚見竊以爲不然謹按檀弓負夏主人墳池推柩而反之墳池云者奠撤二字之誤也儀禮疏謂負夏主人旣行祖奠方設遣奠以曾子之來吊爲榮撤去遣奠推柩而反之受吊後復行祖奠故子游以有進無退之說譏其失禮而今喪禮補編中 先大王綸音有曰引前一日奉梓宮詣外殿奉神帛行朝祖禮後還安同殿行祖奠則不但情禮之無憾亦不悖於有進無退之義 先朝此敎至矣盡矣朱子曰

義起之禮惟盛德者行之此據古禮雖不可謂之義
起而非　先大王盛德何以折衷酌宜若是其得中
而無憾也朝祖之禮象平時展謁之儀倣人家出告
之禮而還安外殿不入殯宮則此又與朱子家禮合
矣奉柩朝于祖下有遂遷于廳事之文私家之廳事
卽國家之外殿也朝祖後還安外殿仍行祖奠則家
禮之義正謂如此何嘗如負夏主人再行祖奠之大
失禮乎設或外殿不便於移奉梓宮則雖如私家略
移動之制猶爲破殯移奉之義則神帛朝祖後同奉
於移動之處亦可爲將進發之儀不可謂旣出而復

還殯也於禮意有何所妨至於神帛代行雖不如奉
梓宮以朝而奉往梓宮事多掣碍故不得已從丘濬
代行之禮非不念體降神返之義也廢闕有缺於情
禮代行猶慰於神道則雖未盡合於古禮豈不愈勝
於全廢哉此既 皇朝之所嘗行丘氏之所已定則
恐不必疑貳於前代所熟講之禮矣又伏聞廷臣獻
議以爲發靷後大轝北向少住於 太廟咫尺之地
奉銘旌朝祖爲宜云此尤有所大未安者私家則廟
在家內朝祖後祖奠亦行於家內無往來差遠之患
而朝家則 太廟與闕中相去稍遠似與私家之朝

祖祖奠同在家內者不同而第伏念國家以一城內爲一家則 太廟雖稍遠便是在家內也何必以遠朝於 太廟還祭於闕中爲未安也哉儀禮祖奠疏曰祖者始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祖奠之得名葢以朝祖則此朝祖後行祖奠之驗也朱子家禮亦曰朝祖後日晡時乃祖奠則今此朝祖之禮行於祖奠發靷之後豈不先後失其序哉臣恐此事之未安殆有甚於旣進而還退也傳曰枣祭從先祖 先大王所酌定豈非 殿下所當遵奉者乎臣愚死罪以爲一依補編所載綸音奉行允合禮宜伏願 聖上

更下臣疏於議臣商確稟處焉臣知識魯莽且昧禮
學莫重大議何敢參涉而伏聞又令弘文館博考以
奏者未知本館諸臣所告奏果如何而臣曾厠館僚
之末既有區區所懷不當以今不在職而自阻故略
此仰陳亦願 殿下恕其妄論之罪察其無隱之忱
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副校理時疏

伏以日月屢嬗冬序已湥仰惟 聖情攀慕撫時如
新臣衰憒無能觸事生疣薄勘荐降兢惶彌切 聖
恩不遺敘命旋下且聞有纂輯廳堂郎催促上來之

命沐浴之義兼以往役故舁疾踴蹶來伏旅邸秖俟開局之期矣館職新除又下此際休分畏義隨牌就直而第臣犬馬之齒垂及六十蒲柳之質早已凋謝行步蹇澁視聽昏短加以風眩之症往往而劇精神瞀亂如坐大霧肢節酸疼多臥少起花輒晝省便作臣養病之坊循省愧懼誠不覺惶汗之霑背也臣得伏見頃日綸音下者求助臣隣導之使言辭旨懇惻誠意藹然雖夏禹喜聞過之德周成訪予落之羨何以加此臣旣處是職實感斯會則豈敢以癃衰病昏無所省覺而不效腐淺之言以答勤摯之意哉是月

也陽長之初也其卦爲復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程子釋之曰顔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祇悔也葢顔子之過非如衆人之過也一念之發微有過差則未嘗不知知未嘗不改此所謂不遠復無祇悔也　殿下自卽位以來言動云爲必法古訓政令施措允叶天心環東土生民雖愚夫愚婦莫不歡忻鼓舞想望至治形顯之過臣未之仰覩而第於本源之地精一之工乃從古聖人之所兢兢也臣未敢知　殿下燕閒幽獨之頃果無顔子一念之差乎對天時陽線之初長勉春噓物茁之新工則可以

基萬化於誠幾囿八域於方寸詎不休哉詎不韙哉今當地雷之初復便有大壯之雷行雖未知休咎之如何而益之傳曰君子亦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已大壯之傳曰君子之大壯莫若克己復禮 殿下取二卦之象以爲進德之助治心則兢惕戒謹爲中和位育之本臨政則奮勵勤孜爲誠和祈永之基讀書則不泥言語文句之末而必求二帝三王之心求賢則必勤搜訪招延之誠而期致邃學慱聞之士則古聖王盛德大業固在乎是顔子之無祇悔有不足言矣況今天誅未快凶徒假息懲討之論便作古

紙於臺端禍亂之機不知寘伏於何地而玩愒時日
王綱解紐致使義理晦塞世道壞亂未見沫血慷慨
之論反有游辭漫漶之計至於金載順疏出而隄防
之不嚴極矣凶賊之窩窟既深人心之陷溺已久今
日面陽背陰之徒安知止於載順一人哉此等時象
決非臣子恬憘暇豫之時而亦豈非 殿下奮發行
討使斯世一大懲創之機乎朱子詩曰忽然半夜一
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此言至日之雷能闢羣陰之
閉塞也又聽雷詩曰我願君王法天造早施雄斷答
羣心此言乾斷之廓願如轟燁之奮迅也 殿下誠

能履陽復之會法雷行之象夫揮乾斷廓開羣陰則嚮日之一聲雷安知非警發我　殿下大振作之志而啓我東三陽回泰之運耶天人之間雖曰遼遠精神相感聲氣相通雷電之告警實非偶然似若會時而發故臣敢以此終始言之伏願　殿下勿以爲乃言無替而忽之留神澄省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副校理疏

伏以臣年衰才散百無一可幸際新化之清明猥叨近密之遲徊循省不稱愧惧靡容邇英挾冊儒者以爲至榮宣室夜席自古談爲異數臣是何人幾遭僥

冐光生陋質寵溢涯分嚮日辭單勿施之敎尤出格
外臣由是感激忘其踈淺思效一言之陳腐必答千
載之遭逢强策朽鈍踢蹶文陛承盛意於顧問奉英
音於討論私心榮幸更不敢爲辭巽之計而適緣情
私之忙急未免罪戾之自速請急之章未徹於宸嚴
擅行之律難逃於邦憲義分都虧兢惶彌切不敢久
淹旋卽上來臬聞有喉院諫省準式請勘之論相繼
而迭發矣　聖度如天俯賜諒察傳旨之特命分揀
臺批之只許推考恩出曲貸事異常憲臣轉罪爲榮
旣悚且感九頓惶汗益不知措躬之所也禮闕出告

罪犯擅離旣被司直之論合實重勘妄恃寬貸之恩猶復洪涊則將不免蔑法縱恣之歸尤豈臣分之所敢安乎玆於召牌之下冒進無路敢陳自劾之章仰瀆崇高之聽伏乞 聖明亟降威罰削臣之職治臣之罪以肅朝綱以安私分不勝萬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左承旨辭新資疏

伏以景運泰來聖化昌新克盡祈永之道導迎祥和之氣以致皇穹垂祐邦籙無疆億萬斯年之慶川至月恒重逢 聖祖御極之歲 王世子邸下正位春

宮冊禮順成奠國勢於泰磐繫民情於延頸臣幸廁
崇呼之列仰瞻岐嶷之姿歡欣抃慶容有其極惟我
聖上又推不匱之思克舉曠前之禮奉徽冊於
三殿進顯號於　兩宮斯誠帝王達孝之盛節凡在
臣隣孰不欽仰感歎而　太室將事之日臣猥以塵
露得陪鑾蹕效駿奔於祼薦之夜隨蹌舞於摶拊之
庭親觀穆赫之光口誦於戲之頌旣幸千一之會曷
勝攢祝之忱不料聖念特推恩典懋賞功載鉅細不
遺而如臣之初無一勞者亦被陞擢之寵聞命悸恐
莫省攸措亞卿之秩自是命德之器苟非才諝可用

勞績可紀者決不當僥冒而倖玷以臣蒲柳之朽質樗櫟之散材其何敢憑恃寵靈淟涊承當恬受不衷之服厚招負乘之譏而渥恩曠絶分義是懼泯默累日視若固有受人嗤點已自不少且於今日仕進之路觸犯曉寒感作而頭疼氣結而背痞連腸絞痛塡刻難忍蒼黃出來退臥私次以此病狀亦難自力不得已略控短章猥陳衷懇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俯諒罔功之狀不稱之實亟賜收還所授資級因命鐫遞臣職使恩賞毋濫微分粗安不勝萬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辭大司諫疏甲辰十月

伏以臣至愚極陋百無一可不堪塵任使而效分寸臣自知之人亦諒之故守分斂跡聊以養拙投閒置散苟幸免罪不意 聖恩曠絶眷遇隆渥過垂簡拔屢辱除命前後蒙被悉踰涯分今此諫長之擢授尤是臺閣之峻選臣誠惝怳踧踖莫省得此之由也臣受恩罔極圖報無階只當不計顚沛隨分竭蹶粗效趨走之恭少答陶甄之澤而第念臺端一步卽臣屢試屢僨之地也昔在少壯猶尚如此況今衰邁尤豈堪承職望之華責任之重比之曩時所叨臺銜不翅

倍蓰憔僥萬句必無幸矣昨日候班義不容不參雖未免冒沒入肅而黃仍蹩躠斷無是理加以宿病當寒挾感委呻哮喘嘔逆備諸醜惡雖欲自力供仕亦無其路今因賓對召牌儼臨而情蹙病苦隨詣徑歸臣罪至此尤合萬死玆將短章敢此陳控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俯垂諒察亟賜鐫遞仍治臣逋慢之罪以警具僚不勝萬幸臣於乞免之章不宜贅及他說而日前伏見傳敎下者　殿下以陽復未届雷電先作一念寅畏十行勤懇欲聞消弭之方有此求助之敎旨意惻怛足感豚魚以言爲官豈可無一言而退

以負憂勞咨諏之盛意也哉近日言事之臣以懲討爲第一義輒以是首陳之而 殿下乃以陳談而斥之臣未知捨此而新奇者果有何等語耶論時憂則莫大於亂賊之肆行語家斷則莫大於刑章之太弛諸臣之以此爲言誠未知其不可也鄭妻以千罪萬惡巨魁大慝假息覆載之不足優處郊畿而自如其所包藏陰圖煽動凶言之狀今番捧賊之獄已盡綻露禍機不知寘伏於何處天討不容少緩於暫時而從前合辭之論終未蒙允到今申請之啓又復靳持王法之不行誠非細故世道之深憂容有極哉龜賊

貫盈之罪與鄭妻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不行顯戮出置善地則異日之醞釀又安知不如今日之鄭妻乎私恩太勝而義理不得伸公法屢屈而亂賊無所畏至於亘萬古所無之夏賊而極矣逆适之律不施而輿情尚激奴傔之屬不問而根窟莫尋此正臣子明目張膽沫血致討之秋而一日二日兪音不降轉致玩愒之患杳無鋤治之期臣窃痛心焉伏願 殿下穆然濬思赫然奮發廓揮乾斷亟行天誅以爲杜絕亂本之道焉曰昨尹載命之論啓揆衡旣請孥籍則固當備陳其凶謀逆節當施極律之意而寂寥數語

糢糊莫甚　聖敎之責其欠誠實宜矣大損臺體合
被譴削而至於東彬與揆衡綢繆謀議同一心腸二
賊經斃之後究覈情節惟在於此而遽命酌處鞫體
太踈趙嵎以逆峸之弟負犯至重移置陸地已是失
刑而乃敢聚徒黨而嚇官長打破防守毆擊將差而
逃非但眼無國法萬戮猶輕不有潤數必不縱恣若
是其心所在吁亦叵測不可不拿鞫嚴覈得情乃已
惟此二啓實循輿論而　殿下竝不賜批而還下臺
啓無批不可爲例亦願收還更賜處分焉臣無任屛
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悉諭諸批憲批待究竟欲爲追

下卿其勿辭行公

請致仕疏戊申十月以大司諫陳疏

伏以天心克篤於眷佑邦慶方功於顒祝臣民欣企之情率濱惟均臣於杜門病伏之中忽承諫長特授之命不知　聖上何所取於視蔭餘生有此優異之渥耶甄錄之下感極收簪遯違之餘喜甚瞻天署經有命顚倒入肅少伸叩謝之忱而第臣區區微諒有必退之義無仍冒之勢不得不悉陳衷懇冀蒙矜許惟　聖明垂察而體諒焉臣跡本疎遯性又迂拙寡

合於世無援於朝而幸蒙　先大王簡拔之恩偎厠
侍從之列毛髮頂踵咸歸造化洎乎我　聖上嗣服
之初過垂拂拭頻叨昵近承討論之英音荷顧問之
殊私一無可稱之善而紆之以華袞之奬未有可紀
之勞而縻之以鞶帶之錫十數年來陞緋玉而躋金
紫居然進厠於卿宰之間矣反復循省愧懼交積恩
山德海酬報無路惟有隕結之心實無便訣之意而
但念犬馬之齒已滿七旬此乃禮經告老之年也先
王定制設此防限以爲人臣進退之準的則禮意甚
嚴終難放倒古人以年至不去譬之夜行不息臣之

宜退一也臣自少羸弱夙嬰沈痾四十以後鬚髮盡白今則精神已耗筋力全衰貞疾轉至於澌痼暮氣無望於振刷藥餌爲命多卧少起則陳力就列寧可勉强臣之宜退二也臣以常調本無奇節非敢欲描畫古人兠攬美名政如老牛之不堪服箱倦鳥之急於投林臣之情私有足矜憐竊覸 殿下聽卑之天無微不燭體下之仁無願不遂豈於臣衰老之喘危苦之辭或有所遺照而靳許也哉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俯諒瀝血之懇特降賜骸之命使得優遊暮齒歌詠 聖德以卒生成之澤焉臣於告退之章不宜

贅及他說而愚衷耿耿不能自已又此附陳焉臣記曩歲侍講春秋書也臣進曰春秋大義專主懲討亂賊而孔夫子不得位故載之空言而已今殿下有位之夫子也以此義理見諸行事赫然誅討則豈不愉快矣哉　殿下不以臣言爲不可敎之以體念臣退而竊喜以爲大一統之義庶幾復明於東方數千里之域夷考近來政刑處分之間頗相徑庭　殿下知此義甚明何其悅而不繹使臣言無效耶臣竊訝惑焉懲討義理自是天經之所以樹立人紀之所以振肅而顧今亂逆層生誅討不嚴一逅雲之例不加於

劇逆黨與之誅多失於寬貸人心疑懼國勢岌嶪至如逆醫妖媪神人之所必誅而一未盤覈尚令假息歲月寢久人情易狃迄無一人沫血力爭得請乃已者此固羣下不誠之罪而亦　殿下終始堅拒有以致之也春秋不書葬之義何時而可伸臣民不共戴之憤何時而可洩耶臣竊痛心焉宇鎭時偉竄兇絕悖之罪已悉於諸臣章奏無待臣更事指陳而許多般罪惡之中雖有其一已不容誅況糾結如蛇虺陰秘如鬼蜮不滿大慶之言肆發於稠坐顧瞻他日之供自服於鞫庭凶圖難掩逆節畢露而久稽肆市之

典尚置覆載之間致有今番通書換錢之事其陰譎
閃倏之跡若是放恣又安知何樣禍機寘伏於何地
闖發於何日耶思之凜然言之寒心伏願 殿下廓
揮乾斷亟允羣請以絕亂萌以洩輿憤不勝萬幸臣
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所陳勿煩乞骸事筋力尚旺卿其勿
辭行公
論事疏戊申十一月以大司諫陳疏
伏以臣猥乞骸骨未蒙矜許久忝耳目徒積愧懼加
以一病沈淹鬼事將迫顧何能出一口氣妄論當世

之事而目見朝象之漸壞王綱之將墜一縷未絕之
前嫉惡之性衛國之心磨滅不得力疾叫閽仰塵睿
覽惟 聖明垂察焉噫嘻尹蓍東金載順之疏何爲
而迭出而交發也夫辛壬大義理我 殿下闡明而
遵守者可謂建天地質神明而趙德隣蕩滌之命特
出於述先志酬前功之意則顧何關於隄防之不嚴
而彼以德鄰至比於鏡夢璘亮等四賊四賊是亘古
所無之逆而乃謂我 殿下宥釋之容易耶誣蔑我
殿下脅持我 殿下一至於此此輩其可謂眼有
君父乎噫德鄰特一六十年枯骨耳事實之有無關

係之輕重此輩矇不知爲何樣人久矣處分之下始也然疑中焉勔勸末乃憑凌看若一大事變而前嵎後唱胡吽亂嚷此何故也不但此輩之平生伎倆角勝人主専肆肻臆乘此機會抑勒爲說孱逐一相臣之計也相臣之 兩朝遭遇一生秉執莫嚴於義理關頭故 上之所取於相臣者此也今以救不相干之事恣意搆揑必去乃已其所設計有難測知況義理隄防等說出於他人之口則可也彼兩人以丙丁兇醜之類復厠簪紳之列者罔非天網之恢曠 聖恩之涵容而乃反以累德失政之說恣口誣聖己戊

遺種之目極意詆人彼兩人亦具人心豈敢刺口論
事自己辦得也哉其必有譸張是者指嗾是者驅作
倀鬼以爲嘗試之計世道之至險人心之無良至此
之極耶至如金光岳之遇事受嗾自任鷹犬其習雖
甚痛惡其地本自卑瑣顧何足汚臣筆而論列也伏
願 聖上俯察奸凶克恢明斷削職罪人尹蓍東金
載順爲先施以島配之典以嚴王綱以靖世道千萬
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我國士大夫氣力今幸復見於卿矣
昨日憲臺疏無力救大臣之語卿能挺身抗論此非

不畏彊禦而何極嘉極嘉近日之跳踉其計專出於
屛逐相臣乎豈待卿言而照燭乎國有法紀豈不能
庇一倚毗之相臣乎卿須休慮處分之姑止於遆罷
削逐意在姑觀頭勢也尹耆東金載順事就事論事
可矣下語何乃如是於是乎得末免兩失之歸耶特
以上款語之截直姑不可否於此段矣

辭備堂疏

伏以臣年及七旬疾病困篤之狀已悉於向來乞骸
之章想爲　天鑑之所俯燭而今玆籌司新命忽下
於千萬夢寐之外臣誠惝怳莫曉所以驚懍罔措不

覺惶汗之迸流豈以我 殿下日月之明有所遺照尚謂臣一分精力可以堪此任耶廟堂訏謨之地必擇通敏識務之人以備僉詢以博羣議將以講求石畫弘濟時艱則是何等重任也難選也如臣惷愚鈍滯蒿目世務者雖在少壯尚不宜濫竽況今視蔭餘生望斷陳力豈容試可於暫時哉然不稱之實通朝所知臣未暇張皇自列有若飾讓之爲而最是狗馬之疾年增月加神精漸耗視聽俱衰痰火爲祟眞元自爍寄命藥餌宛轉床席雖欲强策衰疲委蛇殿陛其可得哉玆不得不短章控籲冀蒙鐫改伏乞 聖

明俯諒情實之難强亟命收回誤恩仍許屛退以重
公選以安私分不勝萬幸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乞退疏

伏以駟光不淹鶴馭愈邈文禧朝終事隔日臣民悲
寃號痛中外惟均仰惟 聖情何以堪抑仍伏念臣
猥蒙陶甄偏荷拂拭叨冒已濫實踰涯分年紀及耄
猶未訣退勉强淟涊愧懼徒積卽伏見尹蓍東之疏
詬詈臣無復餘地矣臣之昨冬一疏出於斷斷血忱
實循擧世公共之論了無一毫挾雜之意而彼乃曰
承望抑勒果謂承望於何地抑勒者何說逆折之言

誘之以氣勢忠憤之激歸之於禍心噫嘻著東以若
負犯罰上薄竄旋卽宥還得蒙甄用實出於 大聖
人河海之恩山藪之量固當赧德知罪縮伏愧訟之
不暇而乃反復肆氣焰依舊咆哮放恣無憚乃至於
此耶臣平生守拙杜門養病一不參涉於世事乃是
通朝之所共知而適當言責之地目見朝象之漸乖
王綱之將墜尊主衛國之誠彌結在中按抑不得一
言衝口觸犯衆怒早晩危辱固所甘心而幸伏蒙我
殿下至公至明淵鑑臨赫許之以氣力奬之以截
直臣朝暮入地可以抱此而長歸榮感極矣彼之詆

罵雖萬倍於此亦何足恨但臣年至矣位過矣如是
而不退與著東聲罪未幾遽爾比肩於周行則千手
所指將謂臣何玆不得不悉陳衷懇冀蒙斥退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允所請將臣所帶備堂及金吾
兼任悉行鐫免仍許退伏畎畝以卒餘齒俾得避遠
駭機歌詠聖澤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請嚴懲討疏

伏以臣頃於時夜將分之後得伏見傳敎下者有金
甲島島置罪人時偉移置濟州牧加棘之命律非不
加重也地非不加遠也前後諸臣之苦爭力請在於

拿鞫而 殿下尚此新持今逢是月躬臨行祭於新
廟 聖情悲悼不忘必報之讎綸音惻怛明示必討
之義當此穆然感悟之機忽有赫然奮發之舉而畢
竟處分止於是而已則臣愕貽失圖忠憤倍激職忝
攸司卽擬繳還而未及周旋待曉治疏很陳沫血之
誠敢效執藝之義而適値齋日見阻喉院冥然寂然
奄過旬日臣分掃地慙悚何極臣請姑捨時偉之罪
先言擧國人心之終不可遏者不避貽臧之戒畢陳
弸心之痛惟 殿下垂察焉噫嘻痛矣丙午禍變尚
忍言哉遺變之初臣自淮陽以進香官入 都仍赴葬

所目見原野之間士女之哭聲皆哀街路之上醫媪
之憤罵不絕誠以秉彝之天愚婦均賦貳君之讎擧
國同仇故耳栗崗之草今已三宿薄海之慟尚如一
日而讎賊自在寃憤未洩則凡在含生之類刻骨悲
惋之心尤當如何 殿下試思人心之所同然而天
理之不容已則必知誅討報復之義不可一刻緩也
況九月之變又出於顯祝之餘輿情莫不慘愕羣言
一倍沸騰伏幸 慈旨一宣義理始明端緖遂現罪
人斯得湛復兩謙逆節畢露宇偉諸賊凶肚盡綻雖
寸而斬之臠而分之猶未足以少洩神人之憤而宇

偉則尚今戴頭偃息海島古今天下寧有是耶逆醫
妖媼猶是枝葉凶宇賊偉乃其根株不滿大慶肆發
凶言梟獍同腸綢繆陰謀顧瞻他日之招自服於鞫
庭則非逆而何定號太早之說旣發於稠坐則非逆
而何 殿下雖以無證質爲教而大夫國人皆曰可
殺則證質之明白著顯孰有過於大夫國人之言乎
趙盾之惡大夫國人所不言而董狐以亡不越境反
不討賊誅心而筆之孔子取之載諸獜經况宇偉之
逆跡旣狼藉心亦布露大夫國人之所皆言則豈止
如董狐誅心之論哉 殿下之討宇偉如春秋之誅

亂賊所謂國殺之也非　殿下殺之也　殿下何不
循天理荅人心而一向爲依違不決之舉耶近年以
來亂逆層生枝上生枝種下生種莫不由於誅討之
不嚴則恐有乖於生道殺民之義而反以啓奸軌之
心長禍亂之本也臣愚衷所激言不知擇伏願　聖
明恕其愚而諒其衷廓揮乾斷亟降明旨宇偉及醫
媼諸賊一併拿致王獄嚴鞫得情夬行天誅使讎寃
洩而亂逆懲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論遷　園剳期疏記（乙酉七月以戶曹參判陳疏）

伏以聖孝格感高穹默佑　園寢將遷吉岡先占以

程夫子所謂彼安此安之理推之則緜瓜百世之業自此伊基雖以前和之復見爲愴惟以幽宅之永鞏爲幸臣民慶忭曷有其極仍伏念我　殿下至情耿結憧憧在茲經營蓄儲已有年所厥儀之具方中之役辦自內帑不煩經費鹵簿之卒子來忘倦新邑之民有遷如歸至誠所感人和攸同庶幾日吉辰良大禮順成而第伏見遷園擇日之頒布者啓欑室發靷在於十月晦間臣始也疑惑中焉憂慮末乃不勝私計過慮之愚至於中夜繞壁明發曙而不能寐何者燠歲或隆冬無氷寒歲或始冬合氷天之造化非可

測度雖在常年每歲十月二十日俗諺稱爲極寒之會年年經驗其言輒符今年則以節氣言之立冬十月節入於九月二十日大雪十一月節入於十月二十日冬至入於十一月初五日其節氣之甚早可知己今年十月上旬正當諺所稱極寒之會况過此而至於下旬可望其行船涉津乎嚴風酷寒雖勇夫不得措其手足長氷堅沍雖萬軍無以破其凍合斧以劈之旋卽膠黏棹以撥之莫禦屯澌乘此極險引緋渡涉寧不凜然行船之情少有凝滞寸步莫進臣嘗江行經歷而知之矣况萬斛龍驤有銜不動則萬民

齊力亦何所施巧又況我　殿下夙宵一念惟在使
斯民無一獘無一怨安行大事順成大禮而萬有一
當極沍而乘至險沙格丁夫或致折傷則仰認宸衷
必將惻然而不怡凡此事勢實多憂悶以臣賤料竊
謂下玄室日子有不可移易進退而至於破舊園發
靷日子容有變通以十月上旬內更爲涓吉擧行以
避凍沍之節恐爲萬全之道矣或曰若前期發靷則
梓室必將屢旬奉安於隋城能無未安乎臣則曰古
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以下遞減其
月數者蓋以久奉殯室饋食如生時爲幸以速葬報

虞爲慽故也然此乃初喪之禮也改葬之禮雖不可
與此比論而卽遠之梓室旣出之後少須臾復享饋
食事生之禮於欑室則在　殿下如求之誠得無校
乎何必以發靷後數旬權奉欑室爲未安耶況西漢
之時陵寢亦有朝夕上食之禮則一時奠饋於新園
之下宜無不可矣或曰十月上旬內丁字閣未及訖
功則將權奉於何所耶臣則曰人君行幸宿所多在
郡邑公廨稱以行宮者自是例也水原邑治寬敞之
廨宇尚多不可倣照行宮之例而作爲欑室耶或曰
我　殿下深念都下民食之艱之畿湖公私秋卜限

以十月望前畢輸今若進定發靷則各道船隻皆將於九月晦間聚集京江穀物未盡運都民失所仰豈不貽憂於聖慮乎臣則曰今年節早各穀收穫皆在八月雖晩熟之稻九月初亦可盡收畿湖稍近之船卜九月內到京恢恢遠卜雖或未及自可春卜都下民食何患不卒歲乎莫重莫大之事當出於萬全何可顧念些小終致疑誤耶諸般事情臣晝思夜度不敢自隱唐突冒陳惟 聖明博詢廣謀從長裁處焉且伏念道路有夷險津渡有安危臣未敢知引紼之行將欲渡何津而由何路耶松坡及三田渡距果川

宿所大段相左不免迂廻豆毛浦本來淺狹亦可容
累百舸艦而船艪處所亦皆便好否耶如其不然則
莫如直由興仁崇禮兩門向西氷庫之爲最便安也
此一欵亦令京兆畿營預爲巡審其形便兼招各處
津民詢問其水性險易船艪便否以爲論奏禀定之
地有不可已也臣於世務實所昧昧而旣有管見不
敢不罄愚於大事之時並乞恕其迂妄而留神垂察
焉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之所陳可見無隱之意雖可嘉也
安園日子不可進退而發靷日子以十月上旬內消

吉事卿言固出於愼重而旬念之間隆冱迴殊姑難的料況王朝禮不若士庶設欑必於廳事下鋪沙甎冷燠不係於日候此所以難從也道路事向筵有下敎於大臣者不欲權奉别殿由西氷庫渡涉少寓無窮靡逮之慟而若是則　慈宮必欲躬臨憑於仰寛擬自園所就便道奉發因路程之姑未成出尙暫頒示矣船艙事卿雖以凍合鑿開爲慮此則已有商量今番勿用船艙之制以浮橋用臨津例作行之意預令有司知此擧行矣

辭漢城判尹疏

伏以惟天惟　祖宗默佑我　聖躬玉候遄復天和
謳囬　園寢伸禮　聖孝彌光日吉辰良鑾輿穩旋
臣民懽忭曷有其極仍伏念臣龍鍾一老物耳旣乏
材識可塵於任使且多疾病不堪於奔奏以空退之
身招久蹲之譏每一撫躬輒至騂顔千萬不自意八
座陞擢之命自天有隕恩數太濫物情俱駭臣於是
驚惶愧懼五内失守誠不知誤恩之何以至此也臣
於少也自知駑劣本無希覬顧以世祿之裔恐墜先
人之業操寸管尺紙隨人後舉選早年登第已犯古
人一不幸之戒中歲乾沒無所知名則聖人所謂五

十無聞不足畏者也 殿下自嗣服之初知臣本末長短殆無遺隱而猶以矜不能之盛念不棄無所肖之賤姿節次推遷尺進不已不稱之服人所嗤點過福之灾臣常憂懼今玆寵除又非前日之比京尹之長秩望俱峻苟非名德茂著器局周通莫宜居之而今以如臣趑趄最居人下者苟然充數累聖簡而玷名器非細故也量才而授之則天工無曠揣分而居之則官謗不速臣雖鹵莽知此義甚明貪名冒進非私義之所敢出故昨於召牌之下不免違傲尤增死罪玆敢悉暴血懇徼陳短章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

俯諒由中之懇非出飾讓亟命鐫改臣職名仍收所
授資級以重公選以安私分千萬幸甚臣無任屛營
祈懇之至

焚黃上來後引義陳懇疏

伏以臣幸蒙恩暇往省先壠祗奉　貤贈告榮泉塗
壠阡改觀楸鄉動色幽明感泣期以結草而已臣於
昨日上來之路得伏見副校理李晴之疏以項日召
試考官事詆斥濅峻至請譴罷臣不勝瞿然慚恧之
至以翰圈一事前有崔景岳今又有晴矣一則自有
公議臣不必多辨一則有關廉防臣當受而爲罪而

召試之日事勢方棘臣亦顧念國體總貫商量則同
朝之諒不諒又何論也來伏私次禮官反面而情地
危蹙進身無路略陳短章敢控微懇伏乞 聖慈俯
賜諒察亟降威罰治臣放倒廉防之罪以謝人言以
安微分不勝幸甚臣無任屛營祈懇之至

經筵講義

丙申六月十七日夜初更承旨李商巖入侍時注書
出來傳命召儒臣上下番持近思錄入侍校理朴天
衡副修撰李獻慶進前伏 上曰適無事故召之矣
近思錄首篇讀之可也天衡讀太極圖說止太極本

無極也　上曰下番讀之獻慶讀止斯其至矣　上
曰陳文義可也天衢曰臣學識鹵莽至於太極微妙
之理無所見得雖不敢仰對而大抵此篇首論太極
繼之以人極夫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指生知之聖
也君子修之吉者是指學知之聖也以天地人三才
總而言之而旨意深妙未易覷得臣學疎識淺不敢
一一條陳矣　上曰下番達之獻慶曰太極圖說先
儒註釋備矣無復餘蘊實無可達而立人極之極字
與太極之極字自相照應太極卽形以上之理也人
極卽止於至善之理也故下此兩極字其意正好玩

索矣於天道既說五行則於人亦說仁義禮智然後可與五行相對而只言中正仁義遺却禮智二字似爲可疑而抑有不然者中者合於天理之謂則中字便是禮字也正字有形質已定之義而智則屬於冬有萬物成實閉藏之象故正字亦屬於智字以此言之中正二字包得禮智二字所以與五行相對而說也且主靜亦有二焉此心未發之時固是靜也凡人閑居讀書窮理之時亦可謂之靜也當其未發之靜也下得戒懼工夫當其讀書窮理之靜也下得涵養工夫則主靜之工可謂該備矣　上曰此善爲之文

義也此下番素稱能文矣商巖曰然矣 上曰下番
年幾何獻慶曰臣年五十八矣 上曰姓鄉何處也
獻慶曰臣乃宗班後裔也 上曰有名祖乎獻慶曰
六代祖李誠中乃 宣廟朝戶曹判書矣 上曰有
事蹟乎獻慶曰以戶判運粮餽天將李如松軍兵客
死於咸昌矣 上曰然矣獻慶曰五代祖幼澄亦扈
從龍灣仍爲灣伯父子一時盡瘁而死矣 上曰主
靜二字似有偏靜之病若下主敬字則豈不愈於主
靜耶獻慶曰主靜二字不如主敬之無弊則朱夫子
嘗言之而但在太極圖說則下此靜字然後方爲襯

合矣 上曰果然如此矣獻慶曰一動一靜雖互爲其根若言其始則靜而已天地之化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人之性亦其本眞而靜故濂溪主靜之說蓋由於此矣 上曰然矣先儒說敬處多矣諸說中當以何說爲最緊要耶天衡曰先儒之說敬處果多矣而朱子曰敬字惟畏爲近之畏之一字常常體驗則似好矣獻慶曰易曰敬以直內先儒謂敬以直內則可也若曰以敬直內則不可也蓋以一心把敬字來欲以直內則這敬字反爲心之累便有念箇中字之患矣 上曰念箇中字乃司馬光

之事也司馬光豈不賢也而此則由於不能致知之所致也中無定處一家之中在廳中一國之中在國中天下之中在天下之中此豈可常常念得而膠守者乎獻慶曰 聖教至當矣臣亦知司馬光念箇中字之非而猶未知病源出於不能致知之患也 殿下剖析言之臣亦怳然覺得矣俄者既以先儒論敬處最緊語 下詢矣臣請畢其說矣此心未發之時則主敬之道不過整其衣冠尊其瞻視整齊嚴肅常如三國朱然終日欽欽如對軍壘可也及其應事接物之時則主敬之道乃是當事而存靡他其適而已

朱子敬齋箴最爲切要矣　上曰持敬之道盖在於
此箕踞時之心自異於整齊時顔色整齊中心必式
正謂此也然且如未發時着意持敬則便是已發也
予常謂欲知未發時此心之正不正則當於已發後
驗察可也若欲於未發時察之則以心觀心豈可成
乎獻慶曰李延平先生曰當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
發底氣象未發時氣象何以看之耶此看字似可疑
而勿爲凝着輕輕看太則此看字不爲病也　上曰
李延平此言欲令學者体認未發時氣象則亦自好
矣孔子罕言性與天道則近思錄乃初學之敎而首

揭太極圖以道体開示初學何也知其義則達之可也獻慶曰孔子之時弟子亦有明知道體者矣且孔子道大德盛人所仰若不及若以性與天道說與學者則學者必以為高遠難及有退步自懈者矣故論語一篇皆說日用彝倫當行之事使之下學上達而不及性命之理子思孟子以下當道學分裂之時若不明言道體則學者無所準的必有自卑其道者矣故子思言天命之性孟子道性善皆以此也自佛老之道盛行而尤可見程朱之功矣老佛之道自以為玄遠足以惑世向使無程朱開示性命以牖後學則

幾何不盡淪於異端也 上曰然矣禪學極爲簡便若無程朱闢異之功則以厭煩樂簡之人情孰不靡然也學者雖有一時意氣而病在間斷此所謂石火電光予亦於觀書時往往自謂有得而終不爲己有似欠積累工夫而然矣獻慶曰緝熙光明云者續明不已之謂也若工夫接續則自當有得矣天衢曰無間斷最好苟無間斷則自然有日新又日新之效也
上曰程朱實難及而橫渠學問終始有勇予則以爲當以橫渠爲師矣三達德之中惟勇最緊於進學後人學不進患在無勇矣獻慶曰 聖敎及此臣實

欽歎欣幸矣橫渠之學甚篤實若學橫渠則不患不
上達矣 上曰後世學者無不口談性命而了無實
效能知而不能行葢緣其知不能眞知若能眞知如
知烏喙食之必死則豈有爲惡者乎然先儒開發微
蘊無有纖毫未盡則今之學者不患不知而患在不
能行今則當以踐履工夫爲重矣獻慶曰 聖敎誠
然矣古人以禮樂敎人禮是一箇序樂是一箇和有
序而能和然後可以成人後世禮壞樂崩之中樂尤
甚矣今人將何以成於樂乎實爲慨然而橫渠則以
禮敎人矣 上曰未發之時最難下工只當略略提

起用常惺惺法矣獻慶曰中庸戒愼恐懼乃未發時工夫所以立大本也謹獨乃己發後工夫所以行達道也致中致和自有兩般工夫但當依此做去矣上曰然矣後當更爲召見姑退去可也上下番先退退出後 上曰下番子只知爲善做科文之人也今見之非科儒也太極人極相爲照應之說甚好矣其弟李漢慶亦能文而今己作故矣承旨曰然矣

丙申十一月十七日晝講侍讀官李在學李獻慶入侍時講春秋集傳第二卷 上讀前受音後在學讀新受音自癸未葬宋穆公止其暴益肆矣 上讀新

受音訖在學陳文義云云獻慶曰隣國會葬乃是一
事而或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或有諱其辱而不葬者
或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或有避其號而不葬者有此
許多般不同之義此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也義理
如蚕絲牛毛孟子不受齊金而受金於宋同一餽遺
而辭受不同故必有自家之衡尺然後可以稱量此
所以君子貴窮理之學也讀書之際必沈潛玩索隨
處生疑然後可以有得矣莒人伐杞杞乃二王之後
也周家以賓禮待之杞宋助祭於周京則詩人賦振
鷺詩以美之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以此觀之則周

家之禮待杞宋爲如何而今至於微小之莒人擅兵而伐之此禮樂征伐不能自天子出故也是以權綱下移則國不爲國此當鑑戒處也且講章之外通考上下則葬宋穆公乃魯隱公三年也是年周天子崩以康王之誥觀之天子崩則四方諸侯皆奔問而隱公不知奔問之義隣國之喪則爲之會葬觀於此則魯之罪著矣如此而天子不能致討可以觀世變也

上曰所奏好矣

丁酉正月初十日朝講侍讀官李獻慶檢討官李儒慶入侍持春秋集傳第二卷進伏　上讀前受音訖

獻慶讀新受音自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止大居正也　上讀新受音訖獻慶曰胡傳以魯隱公慢棄國政遠事逸游爲非惟此逸游之失中主以下之事非聖王所可慮也然益之告舜猶以罔游于逸爲戒葢以一念之差易及於逸游故也　殿下若於萬機酬應之時燕居讀書之頃若萠一毫厭倦之念則此念漸長必至於逸游　殿下亦不自保其必不然也若於此念初發時惕然猛省用力克去則自無豫怠之念逸游之慮矣今日乃　殿下嗣服之元年正月也億萬年無疆之休將權輿於斯　殿下上承　先大

王負托之重下膺億兆臣民之望尤可忽兢業之心哉凡人君當安樂無事之時則易生驕侈之心當恐懼危厲之時則必生警惕之念顧今亂逆肆行訛言朋興至於假作綸音而極矣人心世道正是危疑岌業之時 殿下之憂勤惕厲當倍平時而鎭安人心亦無他道 殿下能處事應物動循天理有亂逆則討之有忠謹則用之可以賞罰者賞罰之可以利民者施行之不沮不撓泰然行將去則人心豈不悅服乎昔裴度之言曰韓弘輿疾討賊王承宗斂手削地非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誠以處分得宜有以服其

心也朝廷處分得宜則藩鎭叛將尚能摧服方今梟
獍之種鬼蜮之類雖或隱伏於幽暗渠何敢肆其凶
乎 殿下自一念之微審其幾焉以至萬事萬務皆
得其正則作聖制治之道無過於是也又曰胡傳引
春省耕補不足之文臣因此文義有所仰達矣頃日
勸農綸音至誠惻怛孰不欽仰德意而宵思實惠及
民之道矣春耕補不足之道專在於還穀而各邑還
穀多寡不均有裕之邑則民不願受而或至勒分不
足之邑則民雖飢困而無以遍及令道臣酌量多寡
從便移劃則必有均惠之效且監司之營耗作錢也

必於穀貴之邑發賣而移錄其數於穀賤之邑故沿海之還穀多至空虛山郡則或至過多此爲病民之巨弊另飭諸道使之必於各該邑作錢毋得移錄則似無多寡不均之患且所在土豪締結官吏濫受還穀小者累十石多者幾至近百石至於貧殘寡獨之戶官吏慮其日後難捧往往拔去於分給中此豈設倉濟民之本意哉以此等數條各別申飭於道臣守令俾有實效似好矣　上曰所陳是矣申飭諸道可也下番及領事以下各陳文義後獻慶進曰俄者領事以立志二字仰勉此誠聖學之最先緊要也堯舜

乃人君之表準故孟子對齊梁之君言必稱堯舜宋
神宗謂堯舜事業朕何敢當則明道先生愀然進諫
曰陛下此言非宗社之福也今　殿下若以下堯舜
一等自期則非臣下之所望也奮發大志必以堯舜
自期則志帥一立萬事從而理也　上曰所陳是矣
當體念焉獻慶曰聖學將就莫要於講讀而法講體
重有難頻開召對夜對頻頻爲之則好矣聖學高明
非儒臣輩所可及儒臣若有一知半解仰裨聖學則
善矣儒臣所不知者　殿下敎之亦有補於聖學交
相資益必有功效者誠以此也如臣老衰學識荒蕪

者則斥退之催促新錄多得新進文學之士頻賜引
接以責啓沃則此古所謂一日之內接賢士大夫時
多者也乞留聖意焉　上曰所陳是矣當留念焉參
賛官以開言路仰勉下番亦奏曰云云獻慶曰參賛
官所言極是矣　聖朝雖無闕事古人曰舜作漆器
諫者九人堯舜之時亦有諫諍今豈無一二事可言
而近來含嘿成風實緣如臣庸懦冐居三司之致
聖上亟降威命斥退如臣之類擢置骨鯁敢言之士
布列左右至誠求諫大開不諱之門則　宗社幸甚
上曰當以此自勉矣獻慶曰胡傳引吾何以比先

王觀之語大抵祖宗遺訓後嗣尤易於觀感效法故
古人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漢之魏相採錄漢先朝
詔令及良法美制可法者數百條而奏之惟我 列
聖誌狀寶鑑所載可爲後王規範者甚多以言其良
法美制則如軍制之初行五衛之法後變爲軍門如
貢賦之初行任土之貢後變爲大同刱設變通之本
意皆有可觀臣謂 列聖誌狀寶鑑及國朝故事常
常省覽則必有益於繼述之道也 上曰所陳是矣
當留念焉
丁酉正月二十日玉堂上下番纂輯堂上俞彥鎬同

爲入侍時　上曰大學或問曾有工夫乎俞彦鎬曰曾不着工矣李獻慶曰臣亦未着工矣　上曰凡人童子時沒小學之工者及壯雖欲向學已過灑掃應對之年則奈何獻慶曰朱子謂敬字工夫可以追補童時之失學矣　上曰知止而後有定以下皆致知之事乎獻慶曰兼說知行矣明儒方孝儒以沘大文爲格致之傳不當入於經一章云矣　上曰與晦齋之說同乎獻慶曰次序差不同矣　上曰知行不可偏廢而知之在先乎獻慶曰先知而後方可以行故知在行先而小學之教先從灑掃應對以此言之則

行在知先矣　上曰人或博通經史該貫義理而行有不掩者何也獻慶曰記問論辨雖有餘而無踐履之實者固多如此而亦坐於不能眞知之致也　上曰然矣苟能眞知如烏喙食之必死則豈有爲惡者哉　上曰陸子靜之學專主尊德性而沒致知工夫矣獻慶曰陸子靜天資明悟雖不用力於格致而自能通曉衆理故謂人如己不肯敎以格致工夫政如自家食飽敎人勿炊飯耳　上曰子靜儘是聰睿過人耳　上曰誠意正心爲兩項事格物致知爲兩項事乎獻慶曰誠意正心果是兩項事而格物致知自

是一事也物理旣格則所知已明豈有先格物物而後致知之理乎故朱子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　上曰然矣先儒亦以格致爲一事也誠意正心有何分別獻慶曰誠意者用工於心之發處正心者用工於心之全體如所親愛而辟焉所敬畏而辟焉之類皆有偏係之病克去此病者乃是正心之工與誠意工夫態有不同不可喚做一事也　上曰中庸以戒愼恐懼爲未發時工夫而未發時纔着意戒懼則此心已發將何以用工於未發時耶獻慶曰凡人一日之內已發時多未發時少

豈可先把戒愼二字等候未發時而着下之乎常存
敬畏無時間斷則未發時便爲戒愼恐懼已發後便
能主一無適而已若着意戒懼則便是已發誠如
聖敎矣 上曰所陳甚好矣 上曰天下有無理之
氣無氣之理乎獻慶曰無理則氣無自生無氣則理
無所寓理氣雖異而不可分而二之也 上曰復乃
見天地之心者乃朱子語乎獻慶曰朱子答袁機仲
書有此語矣 上曰朱子贈袁機仲詩上番知之乎
獻慶曰其詩有云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
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云耳 上曰

萬戶千門者指何而言也獻慶曰羣陰之閉塞者次
第闢開之謂也　上曰人心未發時則便無知覺之
可言乎獻慶曰未發時雖不見聞而亦有見聞之理
如一箇明鏡雖不照物亦豈無照物之明乎且先儒
云十月純坤之時雖似無一分陽氣而其實則十月
三十日内已有些少陽氣逐日潛長到冬至之日始
成一畫陽世人徒知一陽始生於冬至不知微陽已
朕於十月也以此理反隅於人心則寂然未發之時
已自有動底意思不可謂靜時全無動之理也　上
曰陳同甫之學何如獻慶曰同甫當南渡之時慨然

有恢復中原之志故專以事功爲重而自是一代英豪故朱子雖有點鐵成金之識而奬許其爲人浚相期勉矣　上曰然矣朱子答陳同甫書中杞菊等說甚好矣獻慶曰措置幾畦杞菊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云矣　上仍誦其書中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麁拳大踢一句語曰麁拳大踢四字非朱子則無人敢如此道矣獻慶曰誠如　聖敎矣至公血誠四字亦非朱子不能道矣　上曰然矣

正月二十一日召對時侍讀官李獻慶曰國初書籍不備始得宋史至於告　廟陳賀近世以來書籍大

備而今人不肯徧覽而勤讀是可慨然史記乃人君之龜鑑也治亂得失之跡可法可戒誠爲制治之大助而古人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今此寶鑑一書卽列聖心法之所寓觀感柯則之親切尤非前代史記之比伏願 殿下於覽讀之際一字一句勿爲泛忽必思體驗而遵行焉

正月二十四日晝講入侍時侍讀官李獻慶檢討官沈煥之持春秋集傳第二卷進伏 上讀前受音訖獻慶讀自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止齊人盟于艾 上讀新受音訖獻慶曰此傳引孟子何以利吾身之語

孟子所言利字與子思所言利字不同矣易曰利用安身又曰利有攸往利字未嘗不好而有心於求利則便爲利欲孟子直斥利字者拔本塞源之意也子思所謂先利之者言行仁義則自無不利也此王覇之分也學問工夫亦然今日讀一部書明日着一工夫則自有功效之所至而若於讀書着工之時先有心於功效則此亦計功謀利之心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正者期必之謂也如此則便有揠苗助長之患此當體念處也 上曰所陳好矣當體念矣

正月二十六日晝講入侍時侍讀官李獻慶檢討官

沈煥之講春秋集傳第二卷自秋七月止天理之不誣者也侍讀官李獻慶所啓臣於胡傳聖學不傳四字竊有所感矣孔子曰文王既殁文不在玆乎今日在玆之責 殿下不得以辭矣 殿下睿智卓越一心典學欲承孔孟之統將啓唐虞之治而所與講學者不過如臣等空疎鹵莽之五六措大而已何以責古人之啓沃望 聖德之成就也山林碩德之士廣加搜訪至誠招徠正是今日之急務而 殿下若不先修學校之政大興絃誦之化使四方聽聞皆知有崇儒重道之實則惟彼林下高尚之士豈肯彈冠而

起哉太學者四方觀瞻所謂首善之地也　列聖朝
優饒禮待培養作成靡不用極　先大王朝申飭師
儒之長月設三講命召衿帶之士時賜引接褒賞警
飭之間教化自行鼓舞振作之下興起自多第緣近
來國子長之數遞講會等事久致廢闕昨今兩年朝
家悲遑未及他事故士子之興勸漸不如古且聞黌
舍多至於頹落人不堪居虀塩不免於冷薄士不堪
苦遊息之徒漸稀作興之效難期方當始初淸明之
時豈不爲大欠典乎臣謂自今師儒之長久於其任
士習之浮浇者鎭靜之肄業之荒嬉者董飭之朔講

句題以爲勸奬之道劃給財力以助賞激之資凡諸供饋之道藏修之所申飭修舉俾盡慰悅之方則菁莪作成之效必有濟濟之美巖穴淩藏之士亦將于于而至矣非但太學如此外方之鄉校書院鳩聚財物蓋所以養士也爲守令者苟以興勸爲心另加飭勵視其財力之多寡或使居齋而肄業或設講會而勸課則亦豈無丕變之效乎學校興在於守令七事中徒誦七事不修其責可乎 殿下特降絲綸明飭京外俾有成效是臣區區之望也 上曰言甚切實當體念而亦爲出舉條申飭京外可也

丁酉三月十七日朝講以參贊官入侍玉堂進講春秋胡傳李獻慶曰胡傳制之於未亂一句語當體念矣以治心言之則一念初發以義裁制則心不至於亂矣以治國言之則立經陳紀以禮敎化則國不至於亂矣義以方外禮以導民實治心治國之要也
上曰所奏甚好矣
十八日夜對講陸宣公奏議自解蕭復狀止進瓜果人授官狀獻慶曰蕭復乃賢臣也劉從一等惜雷之言非受囑於蕭復而德宗性本猜疑故臆逆如此人君講明義理鑑空衡平則人之情僞自可見矣專任

聰明以逆詐臆不信爲務則反爲所蔽此德宗察理
未明之病也且以李晟等移軍狀觀之則陸贄雖以
計謀欲欺李懷光而究其本心則純正經緯密勿智
慮周詳眞可謂王佐之才而德宗內懷忌克用之不
卒雖解奉天之危終不能弭亂致治誠可慨恨矣
上曰論瓜果事亦好矣獻慶曰爵賞者礪世磨鈍之
器也貴爵賞然後國家可理劉基所撰郁離子有曰
信陵君救邯鄲趙王觴之以玉盃其後將士有軍功
者不可遍賞故以其玉盃飮之酒將士感悅至趙王
遷以其玉盃飮一賤醫而其後又以飮將士有軍功

者則將士恥之皆怒同一王盃而始悅終怒者以用之有貴賤也德宗以散官賞將士之戰功又以賞野人之獻瓜則爵賞不足爲興勸之道觀於此則可知爲治之道矣 上曰然矣古人曰恩太用則渴爵賞濫施則人不爲貴矣